

趙苦狂說集



上 海 大 东 書 局 印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4195B



趙芳狂說集目錄

半月

兒戲

窗

兩篇帳目

證據誤人

鑽禍

來去自由

琴韻鞋聲

理想與實行

集 敬 記 傅



上海圖書館藏

1603705



趙苦狂說集 目錄

自尋煩惱

半
月

芳
桂

暑假到了。潤芝從校中取得了本月份的新水和假中兩月月薪高了。回到家來，心想我鎮日價執著教鞭，那新式教書匠的生涯亦枯燥無味到了極頂。今既遇著暑假得休息這麼幾十天，心體身中都張揚地覺得有無窮的樂趣。

咧。并且我雖是一介措大。但是新婚未久。伉儷甚篤。家庭中的幸福。總算再美滿沒有了。當這蕉窗晝永的時光。雪藕調冰。靜領柔鄉中的佳趣。那不是更加有味麼。

丁潤芝剛剛走進家中。只見他的夫人汪倩雲正坐在小窗之下。拿了。一封信。看着。聽得他的脚步聲到來。便笑盈盈的立了起來。說道。潤芝。你回來了。校中已放了假。麼嗒嗒。這是我學友金明玉來的信。邀我們到杭州伊的別墅中去避暑呢。潤芝一壁解衣脫帽。一壁把那信取過來。細細讀了一遍。含笑說道。伊的這封信果然寫得十分誠懇。不過我和伊連面都沒有見過。怎麼就好去打擾呢。倩雲笑道。那倒不要。

緊不但伊很講交情。就是伊的丈夫沈平子。也是最愛結交朋友的。你們見了面。怕不要成個莫逆之交。麼。今兒既然來邀得你。你倒不妨去一跑。咧。潤芝聽了。又躊躇了一下。道。但是還有一層。既然去避得暑。總要用錢的。這經濟方面。不是有點爲難麼。倩雲笑道。這倒不成問題的。我們住在這裏一個月。也用到五六十塊錢。如今把房子退了。租娘姨辭掉了一切開銷。省去把來當作避暑的費用。想來也可綽綽有餘了。潤芝靜靜想了一想。覺得伊的話倒不錯。便說道。那麼就照你的話辦。你寫信去告訴他們罷。倩雲聽得他已贊成大喜。道好的說着。又向壁上掛的那頂半新不舊的草帽。那件舊夏布長衫。望了一望。說

道這頂草帽太黃了須得換一頂這件長衫也太舊了還是做件蟬翼紗長衫罷就是我的裏外衣服也得添做幾件潤芝這都有關自己的場面省錢不得的別使人家笑我們纔對啊潤芝忙把舌頭伸了伸說道這樣一來不又要費去一筆錢麼倩雲道你又在那裏打算盤了以後省點就是並且你不要驚嚇我的說話還沒完咧茄立克也得買幾聽雖說在人家做客煙總得吸自己的新出的雜誌和小說更須買幾本空閒的時候可以拿來解解悶還有一樁最要緊就是送禮這個問題你看還是送普通的水禮啊還是送衣料呢潤芝很不耐煩的回答請你斟酌罷

不到一星期夫婦雙雙果然到了杭州金明玉和伊丈夫對於他們真是十分歡迎說不盡的好一會兒替他們接風了一會兒請他們看戲了一會兒又邀他們遊湖了他們覺得有點過意不去就回請了幾次那時住在那裏避暑的除了他們兩夫婦外還有好許多人大家談談說說更覺有味有時還聚了攏來打打撲克又麻雀那炎炎的長晝都在笑聲中輕輕度過並且他們住的那所別墅是臨湖的落宮裏一般任你外間天氣怎樣熱一點都不覺得所以只把倩雲樂得不知什麼似的玉靨上常常籠着溫倩的笑容不住對伊丈夫說道此行真如登仙了

我們自己家中怎能如此的適意呢。潤芝聽得了只是抿着嘴笑不說什麼。

沈平子和金明玉結婚已有五年了。這時結婚的五週紀念日快要近了。他們是有錢的人自然有一番鋪張揚厲的舉動。倩雲亦高興的了。不得帮着籌備一切紀念日上一天的早上倩雲乘無人在室的時候忽然問潤芝道送他們的那對大銀瓶已經製好了沒有啊。潤芝苦着臉答道製好了沒有啊。



在那裏啊潤芝道還放在銀樓中的玻璃窗中呢。倩雲道那麼趕快去取了來罷最好今天就送去。潤芝嘆道唉你倒說得容易這一對瓶至少要一百多塊錢就是小一點兒的亦在五六十元以上我兩手空空的怎能拿得回來呢。倩雲聽了驚道怎麼你的錢已經用完了你三個月的薪水不是足足有三百塊錢麼。潤芝又嘆了一聲道唉你細細去算一算罷這種添做衣裳啊旅費啊送禮啊還有到這

裏以後的請客啊打牌啊那一樣不要用錢這區區三百元又該什麼用呢倩雲聽了不覺呆了一呆說道那麼怎樣好我已對他們說過咧潤芝也驚道怎麼禮還沒有送去你已經對他們說了倩雲道我要使他們歡喜所以早就對他們說了他們并還謝過我呢潤芝道這纔糟了我在這裏並無可以借錢的。地方實在沒有法子可想的倩雲又現着很懇切的神氣說道但是你總得去想一下法子他家對於我們交情不是很好麼潤芝道這倒是的不過我的經濟能力實在有點對付不下了唉倩雲一個窮措大要和富家交往這是最困難的事你須得原諒我啊倩雲聽了不覺又呆了一會慢慢吞吞的說道那麼

怎樣辦法呢難道可以不送麼潤芝道我看還是托說你母家發生了要事我們立刻就回去那對銀瓶讓我回到上海想些法子另買一對寄給他們就是了這於友誼方面沒有什麼虧缺之處呢倩雲想了。一想覺得除此之外亦沒有別的解圍法子就點了點頭自去收拾行李但是心中總存着一百二十四分的不高興。

潤芝回到家中把他的錢袋摸出一看只賸了一塊大洋三個角子十幾個銅元這就是他三個月薪水的。薪餘再把來往的日子輪指細細一算剛剛只有半月。



滑稽談話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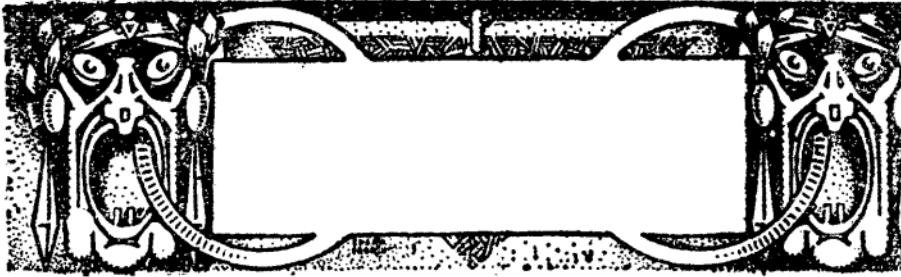
一冊三角五分

胡寄塵著 本書假物語體裁爲滑稽之談話語語想
入非非令人捧腹

如意珠

一冊 四角

許屢父著 本書述一如意之珠得之者百事如意欲
如何卽如何詼諧百出使人失笑



兒 戲

趙若狂

諸君你們可知道漢明海琪衛麼。他是倫敦一個鼎鼎有名的私家偵探。在那不列顛三島中提起他的大名真是響亮極了。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他那副笑容可掬的臉兒那種和藹可親的神氣也常常在人的心目之中一提起就能彷彿想着並且常有人在那裏說道這位大偵探的狀貌同他的行事倒好似一個反比例呢。他有一個嬌妻一個愛子。愛子名喚約翰年紀剛剛七歲。滾圓的一張臉兒而且生得紅噴噴的拿蘋果來比他那是再像沒有的了。兩顆眼睛藍得什麼似的晶亮無比只是骨碌碌的在那裏亂轉。天上的那幾顆星或者可以拿來做個比喻。地上簡直沒有東西來比他了。勉強說一聲還是水葡萄罷。穿着一身藍哩噠的水手服。一天到晚只是在室中亂跳。可是他最喜歡的游戲却是比衆不同人家的小孩子不是拍皮球就是玩洋囡。再活動一點就是滾鐵圈了。他倒說得好。拍皮球太吃力。

了。玩洋。因。因。太。呆。笨。了。至。於。滾。鐵。圈。只。管。跟。着。鐵。圈。亂。跑。那。更。無。聊。之。至。那。麼。他。喜。歡。的。底。是。那。種。游。戲。啊。說。起。來。這。倒。有。趣。得。很。原。來。這。種。游。戲。他。曾。自。己。替。他。起。過。名。兒。喚。做。『鏡。戲』。就。是。拿。面。鏡。子。對。着。太。陽。只。管。或。左。或。右。耀。動。那。影。子。一。霎。時。照。在。花。瓶。之。上。了。一。霎。時。照。在。儿。案。之。間。了。有。時。出。其。不。意。還。照。在。人。家。的。臉。上。那。更。把。他。歡。喜。得。了。不。得。拍。手。拍。脚。笑。個。不。住。可。是。一。到。下。午。或。遇。着。陰。雨。的。日。子。這。種。游。戲。就。不。能。弄。了。他。也。綁。着。眉。兒。很。露。着。不。快。

樂。的。神。氣。勉。強。另。尋。別。種。游。戲。去。海。琪。衛。是。最。愛。兒。子。不。過。的。所。以。順。着。約。翰。的。意。思。常。常。同。他。頑。這。『鏡。戲』。兩。個。人。你。拿。着。鏡。子。來。照。我。我。躲。開。我。拿。着。鏡。子。來。照。你。你。避。去。頑。得。十。分。有。趣。到。得。後。來。約。翰。的手。法。練。得。十。分。敏。捷。差。不。多。有。幾。次。海。琪。衛。竟。躲。避。不。來。被。他。恰。恰。照。着。了。不。免。大。家。拍。着。手。哈。哈。大。笑。幾。陣。有。時。笑。得。太。響。了。海。琪。衛。夫。人。倒。跑。了。過。來。把。他。丈。夫。說。上。一。番。道。你。不。是。個。大。偵。探。麼。怎。麼。同。小。孩。子。嘻。嘻。哈。哈。的。頑。個。不。了。未。免。太。無。聊。了。海。琪。衛。聽。了。仍。嘻。嘻。的。笑。着。自。管。頑。那。『鏡。戲』。不。去。理。他。他。夫。人。倒。弄。得。沒。奈。何。呢。一。天。天。氣。很。好。太。陽。烈。烘。烘。的。照。在。海。琪。衛。書。室。之。中。約。翰。見。了。喜。得。眉。飛。色。舞。又。想。起。他。那。可。愛。的。游。戲。了。便。去。拉。着。他。的。父。親。要。他。同。頑。一。陣。在。往。日。時。候。海。琪。衛。聽。了。沒。有。不。答。應。的。今。兒。可。有。點。兒。不。同。了。只。見。他。把。眉。兒。綁。了。

一縷很不快樂的說道：孩子，我今天有點兒心事。不能同你頑了。看官，你道他有什麼心事？原來倫敦近來出了一個大盜，名喚紅星，不到一個月工夫，連連被他搶上了十幾家銀行，來得十分猖獗。官中一般偵探，對於他只是搖頭，沒有法子可想。不免想到了這位大偵探身上，要求他幫助一臂之力。漢明衛當仁不讓，就慨然允許了。他們可是被這位大盜知道了。就來了一封恫嚇信，說你不要在那裏發昏，自以爲能，捉得我麼？我在三天之內，定要先結果你的性命。哪！他也明知是恫嚇之言，但終不免擔上了一些兒心事。再說約翰見他父親不肯同他頑，有些不快，撇着嘴，對他說道：他那張小嘴，道爸爸不肯同我頑，麼我一個人頑。

就是了。說着，取出他那面鏡子，又在那裏照來照去。一會忽然有人推門進來，接着又把門關上了一個箭步，跳到海琪衛面前，拿着一柄手槍，對着他胸脯。道：大偵探請你把手舉起來，你也認得我麼？我就是大盜紅星哪！我初以為你大偵探的宅中防備得何等嚴密，誰知一闖就被我闖進來，你也未免太疎忽了。今兒有何話可講？你的性命不是已在我手中麼？海琪衛冷不防有這麼一來，倒嚇得目瞪口呆，并且黑森森的手槍已對着自己，要想抵抗，法子也已來不及了。只得乖乖的舉起兩手，暗在那裏說道：完了。誰知正在這間不容髮的當兒，忽有一道鏡子的光兒，不偏不倚，霍的照在那大盜面上。那大盜

慈愛的笑容

的眼睛。經不起這光力。不免霎了兩霎。海琪衛乘此時機。更不怠慢。劈手就把那手槍奪過來。忙拿了對住。他笑着說道。今兒又怎麼樣了。不是已變了局勢麼。那個大盜倒弄得莫明其妙起來。想他莫非得了神助。麼呆呆的一句話說不出。也就俯首就擒了。等那大盜解送警署之後。海琪衛把約翰緊緊擁在懷中。拊着他的頭髮問道。孩子。你怎麼想出這個法子來啊。約翰微微笑了。笑道。我見那個人拿了手槍。對着父親以爲同父親鬧着頑的。因此也想把他禦上。一禦所以掩到他的對面。把鏡子照着他呢。海琪衛聽了。便不再說。甚只是擁着他。那蘋果小頰吻了又吻。他母親也走了過來。手禦着他的身子。露着很。

若狂曰。大盜天下之最狠者也。偵探天下之最智者也。而兒童則天下之最弱而又最無心計者也。宜不能與大盜偵探等抗矣。然有時以兒童游戲之舉。竟能使大盜失其狠。而適補偵探智力之不及。如我篇中所述者。則兒童其可侮乎哉。



窗

趙若狂

那雙眼睛從後埭房屋第一層樓上望出來時淒慘慘的帶些憂愁之色而且很疲倦似的不過把他細相起來倒有些兒忍耐工夫表示出他的主人翁乃是沉靜非凡的諸位你們可知道他的主人翁是誰啊喏喏就是那癱瘓的老處女瑪麗江納他雖是癱了不能行動但是很不願把世界上種種美麗的景色可愛的事物都拋棄了。不看所以長日價斜倚在一張高榻上從那室中四面的長窗中望將出去那些街巷中的細事都收在眼底倒也可以破愁解悶呢除了和居停主婦間談和有人過訪之外就拿這件事情作爲日常工課這樣也不知過了多少個年頭了。

瑪麗住的房子在那一大節的房屋末一端前面屋子的後背他是統統望得見的那兩邊的鱗鱗窗眼中差不多有許多新鮮事情發生出來給他當作戲文一般的看而且這種戲文永遠不會完的倘若好好兒的替他譬喻一下子那麼他這間房就是最

優等包廂前面那一棟房屋就是舞臺那搬出搬進的一班房客自然要算是男女藝員了然而這種戲文也不是常常能看得見的一到了星期一就看不見了何以呢因為一到了星期一這天他的位高鄰要洗衣服了一會兒伸了根竹篙出來襯衫啊被單啊衣服啊掛滿了在上面就把他的視線遮斷了所以他曾私下題了一個名兒喚做「不幸之星期一」逢了這天他只得躺在榻上把那天光雲色細玩一回兒罷了

一天星期一的早上正是我這件故事開場的時候瑪麗忽看見左面很高的一个窗中有個女郎走了過來把一盆香草放在窗檻上接着那女郎對面的那少年又是生得很漂亮拼湊起來大可以做得一

一扇窗也推開了伸出一個鬚髮男子的頭來正要看他們以下的事情誰知那位高鄰又照他的老例晒起衣服來把他的視線遮斷了後來好容易衣服晒好收了進去他纔深深的吐了一口氣只見那個少年正坐在那裏吸煙不時的向女郎那扇窗中望着到了黃昏時候女郎的室中上了火了女郎也珊又把他放回原處就走了開去女郎走後少年把手中的菸尾擲去立了起來這一天的事總算完了這種事情本來是很平常的然而一到瑪麗眼中覺得其中很有道理很耐人尋味因為這女郎年紀很輕那少年又是生得很漂亮拼湊起來大可以做得一

篇。情。史。的。資。料。呢。他。正。在。細。尋。味。的。當。兒。居。停。主。

那。裏。讀。書。就。是。勤。勤。兒。在。那。裏。著。作。了。

婦。忽。然。走。進。室。中。捩。上。了。電。燈。說。道。瑪。麗。姑。娘。你。樓。上。這。一。間。房。已。有。人。住。進。來。了。瑪。麗。道。知。道。的。我。聽。見。他。搬。進。來。呢。並。且。我。知。道。他。生。得。長。長。的。胖。胖。的。態。度。十。分。鎮。靜。不。是。什。麼。學。堂。中。的。教。授。定。是。個。學。者。我。倒。賀。你。得。了一。個。好。的。厲。客。了。居。停。主。婦。聽。了。萊。五。到。瑪。麗。房。中。替。他。們。介。紹。一。番。瑪。麗。舉。眼。瞧。那。三天。之。後。居。停。主。婦。同。了。那。個。新。來。的。房。客。洛。勃。脫。

萊。五。見。他。的。狀。貌。態。度。果。然。不。出。自。己。所。料。談。了。一。陣。倒。很。投。機。差。不。多。同。舊。相。識。了。瑪。麗。偶。然。把。對。面。那。個。少。年。那。個。女。郎。同。移。動。香。草。那。件。事。情。告。訴。了。萊。五。萊。五。臉。上。倒。露。出。似。乎。很。注。意。的。神。氣。說。道。哦。這樣。講。來。你。以。爲。這。是。一。篇。情。史。的。開。端。麼。瑪。麗。臉。上。刷。的。紅。一。紅。說。道。這。還。用。講。我。敢。決。定。是。如。此。剛。剛。今。天。早。上。我。還。見。那。女。郎。笑。一。笑。你。想。他。們。年。紀。都。是。很。輕。怎。麼。不。說。到。這。裏。就。不。說。下。去。了。萊。五。見。他。談。得。津。津。有。味。也。笑。一。笑。就。起。身。興。辭。家。靈。一。些。罷。了。我。聽。了。他。的。聲。音。他。的。步。脚。就。知。道。了。他。的。狀。貌。性。質。又。聽。得。他。移。一。個。桌。子。到。窗。口。終。日。之。間。難。得。移。動。過。一。步。就。知。道。他。不。是。靜。靜。兒。在。

並說道我望你對於他們的事情不要失望纔是呢瑪麗道那是決不會失望的到了第二天早上瑪麗更誇自己料事如神只見那女郎又走到窗口把那香草移動了四次瑪麗不覺自言自語道這定是一種暗號約在今日四句鐘會面了唉瑪麗這句話是不錯的但是這其中還有不對的地方呢到得將近四句鐘的時候那女郎忽然走進他主人的辦事室中假裝尋一件東西偷偷把門開了他主人方從銀行中收來一筆款子正在那裏點數沒有覺得一會兒四句鐘到了一個髮髮的男子霍地竄進室中接着發出了一種沈笨的聲音轟擊什麼似的和沙沙的一陣翻數鈔票之聲那髮髮男子就同那女郎走

了出來咭嚙着說道居然有九千塊錢我們一番苦心總算不枉用咧正在這個當兒忽聽得背後有人說道照我想來你還是同我一塊兒走罷那髮髮男子不覺慌着回過身去那女郎也驚呼道啊呀是萊五啊萊五就說道不錯是我你們兩個倒好又弄起這個頑意兒來了那髮髮男子道你怎麼會知道得這樣快萊五冷冷的說道全仗那窗子呢

這天晚上瑪麗臉上很露些心神不安的神氣看着萊五說道我看我所關心的那一對情人怕有點兒不妙了今天下午那面室中來了一個警察那女郎也一去不返我倒很有點替他們擔心呢萊五笑着說道不要緊的他同了那髮髮男子一起走的呢瑪

麗道。一起走的麼。萊五道。正是在四句鐘過後我看見他們一起坐了車走的那個警察大約因為那面新換了住戶來查視一番這裏的人家差不多常在那裏遷出遷進呢瑪麗聽了很爲快樂笑着說道我很願聽得這種消息有情人終成眷屬那是再好沒有的了萊五也始終沒有同他說明說他們坐的是。一輛囚車呢。

此篇雖着墨無多而冷雋異常偵探小說中之別裁也因譯之若附識。

近十年之怪現狀

四冊 一元六角

本書爲許指嚴先生遺著記近十年來政府軍閥黨人政客商工學界男女社會之奇情怪聞如照妖寶鏡纖微畢露

婦女奇案大觀

一冊 八 角

我國律例素多流弊重男輕女習俗既覺不平而婚姻之不自由更爲逼人犯法之由憶鳳樓主人素好筆錄以平日所見所聞之實事編輯成此閱之爲婦女同聲一哭

孽海鴛鴦錄

一冊 六 角

道德日漓淫風日熾癡男怨女用情不當以致身陷孽海不得良好結果比比皆是憶鳳樓主累年誌錄輯爲此書讀之可爲當頭棒喝

▼ 一 ▲

兩篇帳目

趙茗狂

二排局來了宋蘭狷叫的那箇新堂唱素娟也姍姍的走了來問一聲誰是宋大少有位朋友向蘭狷指指素娟便在蘭狷身背後坐了下來蘭狷轉過臉去醉眼模糊的瞧上一瞧竟認爲絕世仙姿不覺發了豪興就大笑一聲說你不是喚素娟麼好好我明天就在你那裏請客快點取請客票來素娟倒也嘆唏一笑想那裏有這種客人剛叫第一箇堂唱劈面第一句就嚷著要請客莫非喫醉了酒向我開頑笑麼著實有些遲疑旁邊一班朋友瞧見這種神情便道先生這是真的并不是同你開頑笑我們這位宋大少最古怪不過的老是這種脾氣呢素娟纔知道是真的忙叫相幫取了一疊請客票來自有幾箇起勁的朋友替蘭狷寫好當場散發了

蘭狷的淫朋狎友最是多不過的到了第二天素娟香閣中黑壓壓的擠滿了一屋子不但請的客人都到了還來了許多不速之客蘭狷原請的是兩檯酒看看有些坐不下了便想再叫箇雙檯下去蘭狷的一箇要好朋友楊良如知道了忙在旁邊攔阻

他道這又何必橫豎。今天來的熟朋友居多。吩咐他們添叫一箇殼子（卽和菜）就是了。蘭狷想了想。笑道。這在面子上很不好看。我還是初次在這裏請客呢。你老哥既如此的勸我。就少添一檯罷。說著便吩咐下去。到了坐席。蘭狷高興的了不得。不但瞞人家。多叫幾箇。堂唱自己竟一氣不停連叫了十二箇。傍邊一箇朋友喚王小堂的。便笑道。狷翁從前有人嘲笑濫叫。堂唱的叫做什麼。垃圾馬車。像你今天這樣。簡直可稱做垃圾馬車呢。蘭狷還沒回答。楊良如笑道。小翁這算得什麼。你不知道蘭狷有時在龍玉那裏喫喫稀飯。高興起來也要叫這麼一打兩打。堂唱呢。蘭狷橫瞅了他們一眼。舉起大杯子。把酒一飲。

而盡道這種事情。談他什麼喝酒罷。於是大家豁拳。行令。鬧起酒來。一會兒蘭狷叫的薛雪萍來了。伊在北里之中。素有能歌之名。大小喉嚨都來得的蘭狷忙停著杯子。聽伊唱了起來。聽得高興的時候。蘭狷取出一張紙幣。教房間中人換來了十塊現洋錢。放在席上。笑對雪萍說道。你今天就便宜你的烏師一。下多唱幾隻罷。雪萍含笑點點頭。果然一會兒大喉嚨。一會兒小喉嚨的唱起來。蘭狷聽到得意的。當兒或是。一曲已終。便把洋錢一塊塊的像小兒削水片似。的望著烏師坐的地方。擲了過去。後來雪萍已唱了幾曲。席上放的洋錢早已擲完了。蘭狷還要瞞著雪萍再唱一壁廂。又在掏口袋兒。楊良如忙勸他道。

你真忍心你的洋錢固不足惜也要顧顧人家的喉嚨呢。蘭狷纔狂笑而罷。

霎時間蘭狷背後的堂唱已贖不到幾箇人漸有蕭條的氣象。蘭狷也有些減興起來。忽見一箇乞丐立在門簾邊念幾聲書。乞一回錢。蘭狷不覺瑟的起了箇念頭便招手叫道：「你進來背一篇書給我聽聽。」我給你一塊錢。乞丐以為是和他鬧得頑的。倒有些趨不前。一班娘姨大姐也攔阻他道：「你別進來。這位大少是和你鬧得頑的呢。」蘭狷見了倒很有些著惱。圓睜著兩眼喊道：「誰和他鬧得頑進來罷。乞丐一聽此言如奉綸音一般果然很得意的走了進來。一班娘姨大姐倒也不敢攔阻。蘭狷便教他在背後一

張檯上坐下。慌得一班堂唱躲避不迭。還掩著面格格的笑箇不了。蘭狷並不以爲意。又問乞丐道：「你能背什麼書？」乞丐道：「我能背滕王閣賦。」蘭狷道：「好好就背什麼書？」乞丐道：「我背滕王閣賦。」蘭狷道：「好。」

是滕王閣賦本來。

格的笑箇不了。蘭狷并不以爲意。又問乞丐道：「你能



起來。背不到半篇。舌頭邊打了幾箇滾。有些背不下去了。蘭狷哈哈大笑道：「好好不必背了罷。你能背得半篇也算難爲了。你這裏許多的少爺老爺。恐有一

朵罷。乞丐便清一聲。清喉。嗚朗聲。背了。

大半連這半篇滕王閣賦都背不出來呢。說完摸出一塊洋錢向乞丐身上一擲揮手令他走了。

這一席酒足足喫了六七箇鐘頭纔得散席。一班客人都辭了去。只賸了蘭狷良如和龍玉還沒有走。蘭狷便在身邊取出一大捲鈔票從中分出了一小捲。數了一數遞給素娟的假母道方纔客人的頭錢你已收下了大概只有十幾場和的光景。這是二百塊錢。你再收了罷。其中六十塊錢算是三檯酒的菜錢。合下腳其餘的算是我乾折的和錢罷。素娟的假母聽了。笑得嘴都合不攏來。一壁接著錢。一壁說道大少。你太客氣了。謝謝你。謝謝你說著又取出三張十元紙幣遞還蘭狷。道不過這三十塊菜錢我們萬不

能現收的。上海堂子中沒有這種規矩呢。大少如果硬要如此。不是瞧不起我們麼。蘭狷哈哈大笑道。管你們什麼規矩。不規矩只要對了我宋大少自己的規矩就是了。龍玉也笑道。姆媽你收了罷。我們宋大少的脾氣是如此的。別說你們這裏就是我們那裏他已做了好幾年也是現開銷呢。良如也接著說道。他已做了好幾年也是現開銷呢。良如也接著說道。不錯。我們宋大少的脾氣是如此的阿姨。這樣一來你倒可以放心了。將來宋大少對於你們的素娟如果有什麼舉動一定也是現開銷呢。這麼一說。倒說得那老鴟也笑了起來。道楊大少。你又說笑話了。此時蘭狷已把馬褂穿好。便同良如龍玉要走出房門。素娟的假母又叫住他道。宋大少真的。你叫來兩疊。

酒。還有半壩酒。沒有喫完。還是退還酒店中呢。還是送到什麼地方去呢。大少其實你也太客氣了。這種酒。由我們預備便了。何必要你自己去叫呢。蘭狷笑道。這是我的規矩。如此沒有什麼道理的。這半壩酒。要還什麼送什麼。讓你們喫了。就是了。素娟的假母。道阿彌陀佛。這位大少的規矩怎麼如此之多。蘭狷不去理伊。自和良如龍玉走了出來。又到龍玉院中。喫稀飯去了。

第二天下午。蘭狷正在家中。拏了一本書。閒看著。良如忽然走了來。笑嘻嘻的拏一篇東西遞給他。說道。你昨天用的錢。我已替你開成一篇帳了。你瞧罷。蘭狷便含笑取了過來。只見上面寫道。

菜錢	三十元
下腳	三十元
乾折和局錢	一百四十元
頭排局錢	十二元
二排局錢	八元
賞烏師洋	十元
賞乞丐洋	一元
共用二百四十五元四角	
蘭狷看完笑道。這一點點算得什麼人家。一晚中用去。整千整萬的正多著呢。如意道。但是情形不同。家用去。這種錢是懷有目的的。不像你爲了一箇不	

要緊的堂唱偶然發了豪興就這樣的把錢揮霍那

確有替你上帳的價值了蘭狷聽了又是很得意的

一笑順手便把這篇帳目向書中一夾又和良如尋

芳拾翠去了。

▼ 二 ▲

蘭狷這樣任性揮霍不上幾年已把一份家私弄

得乾乾淨淨不得已便拋棄了他大少爺的生活在

小說界中混起來虧他認識的人還多又奮力向前

幹去倒也出了一點小名做出來的稿子總有人收

買他不過他的氣習也和前大變了從前是揮金如

土如今是愛錢如命只要有錢到手無論什麼稿子

都肯做呢一天他正閒著無事忽然想起上箇月稿

子倒賣去不少讓我開篇帳瞧瞧一壁想便一壁寫道

綠雜誌稿四篇

四十元

偵探月刊稿二篇

二十元

小說週刊稿四篇

四十元

日日新聞稿一篇

八角

滬報稿二篇

四元

蘭狷寫完又算了一算道呀倒也有一百多元呢他

們那班闊編輯先生我固然趕不上然在投稿人中

也大足自豪的了此時他的兒子小狷正在旁邊翻

弄舊書忽然翻出了一篇東西咦的一聲喊起來道

爸爸這是一篇什麼帳怎麼夾在這裏啊蘭狷接來

一看原來就是當年良如替他紀的那篇帳兩篇帳
目放在一起不覺登時呆了起來又看看這篇帳上
寫著日日新聞稿一篇收洋八角那篇帳上寫著賞
給乞丐付洋一元更不知起了無限感想便擎起這
兩篇帳目都撕作粉碎了

▼ 三 ▲

從此以後他前因後果一切皆忘但知專心於藝術
不知什麼叫金錢

爆裂彈

二册 七角

此書爲周瘦鵠君所譯原著者爲法國名小說家瑪利塞

勒勃朗氏即亞森羅蘋俠盜案作者亞氏各案以情節動

人此書亦如之曲折詭奇得未曾有愛讀偵探軍事言情

各小說者均不可不讀是書

趙茗
狂譯

空中盜

一册

五角



證據誤人

趙若狂

夏至矣。炎帝大肆其虐。一日爲星期晨間之二時。老人孫安東尼忽自夢中爲聲所驚而覺。側耳細聆之。則近鄰白姆堡夫人方銳聲大呼曰謀殺。謀殺救命。救命老人急披衣而起。持一六響之槍於手。出視之。並問何事。白姆堡夫人時方立於伊家後門之側。聞詢嘶聲呼曰余夫被害矣。余夫被害矣。速來一視。老人急踰一廣離。趨至伊家。蓋兩家雖云近鄰。猶有一曠地爲隔。相距可二百步耳。追入臥室。即在屋之下。層首先映入其眼簾者。即爲白姆堡之屍。斜倚床邊。赫然坐於地板上。首向旁垂。一彈傷見於顱上。血濡濡湧出。老人乃前拊其胸。並探其脈。則心頭已冷。而脈亦絕。蓋已被彈死矣。須臾。遂曰此時已無他法。可想惟有待至五句鐘。街車一行。吾當赴鎮呼村長及驗屍官至耳。

已而老人先至驗屍官家。共載一車。同赴村長處。畧進晨餐。即向白姆堡家而來。前門啟處。爲一游廊。即可通入臥室中。對嚮亦有一門。可達屋後。而一兩人臥之大床。

則橫於兩門之間。一側靠向右壁床次置一直背之椅。先是死者當睡時恒置衣其上。而此椅人在黑夜中亦可自前門望見之。以對嚮門次有燈光射出焉。三人既入室中屍體仍如前所述狀而觀狀已無施救之望。則惟有靜待法庭書記及承檢人之至而老人又復皇皇四出邀此諸人矣。

未幾審訊開始先就此嫠婦而詢之。舊在死者隔室中時則白姆堡夫人擁一幼子於懷含淚坐椅中。一畧長者則依依立於膝下。雖已七齡然尙懵懂無所知。見其母泣則亦咽泣。諸人各就席咸面白姆堡夫人而坐。村長者亦即村中之偵探乃向之言曰。夫人其以此案之始末見告。白姆堡夫人乃泣然言曰。昨

夕爲星期六。余夫夜間十二句半鐘始歸家。彼爲胡禮夫公司之會計。每遇星期六歸來輒晏以一星期之賬款須行清結也。而在此際輒取其一星期之薪金五十金囊以歸家。此蓋幾成一定例矣。昨夕天熱甚而月色又絕佳。卸衣時並不上燈。余聞其加鍵於門。彼以畏熱對且謂床頭有一六響之手槍。在固不患賊至耳。卸衣後亦即置之靠近後門一端之椅上。彼固恒睡近此一端也。先是余當其未歸之前。曾一假寐時尚昏昏思睡。顧有一奇異之感覺。忽起於心。沙之聲似有人在室中行動者。張眼視之。又了無所睹。乃呼余夫告之。彼含糊而言曰。必無他人。殆一鼠。

耳。汝其安睡也可。言次鼾聲又起。已入睡矣。顧余仍未能成寐。而沙沙之聲。又作頃之慄極。不復能耐。乃搖余夫使醒。並語之曰。果有人在室中矣。趣起趣起。彼始瞿然而起。一躍下床。是時果見有一人影似欲向後門而逸。前此以爲床足所蔽。未之見也。惟月光已移。未能睹之。清切隨聞。一呼。暴之聲。則二人相持而搏。久之寂然。其人竟向後門逸去。而余夫則臥地上呻吟。呼之竟不應。始大驚急。自床下近前撫之。則似有沁沁者濡余手。是時之驚怖誠不可言喻矣。引燭迫視之。乃見其顱間已洞一穴。血流不止。思此殆受傷耳。或不致死。乃曳之床側。而以枕墊其首。使僂臥。以爲如是。或有助於彼耳。復見地上之血殷紅。

至可怖人。隨手取一毯拭之。淨始出呼救。此後情事君等皆知之。不煩余言矣。衆聞言亦默然無語。而以檢驗之時。見死者。壓際滿被火藥之痕。知兇手與之相距。乃甚近。又檢得致命之一彈。乃與死者床頭槍。中之彈相同。且槍中適有五彈。而缺其一。是則非自殺。即爲其妻殺之矣。因復詰曰。昨夕汝亦與汝夫小有齟齬否。曰未也。則又詰曰。彼之衣服今何在。曰此爲其衣。其褲則已不知何往矣。彼海次携歸薪水。輒置於褲後袋中。復有特製一袋。則囊其值可二三百金。之時。計有鈕爲之。固不慮其墜落。今則此二者亦悉隨此褲而去。決爲此兇人携去無疑矣。此言一發。村長兼偵探也。驗屍官也。法庭書記也。咸相向而視。頗

含。疑。意。遂。宣。告。停。訊。相。與。散。步。共。議。其。事。

諸人且議且行頃之偵探曰伊之所述頗不可信余固可舉數事以明之一死者之六門快槍中適少一彈又適與其彈傷相合二枕上及毯上皆有血三既發彈矣必有槍聲而伊乃言未聞發槍之聲即此三點已與其所言不符即知其爲虛矣矧不特此也觀死者倚床次而坐若自床上溜下者而地上鮮血又一拭淨始行呼救此其爲何如事甯能不啓人之疑乎驗屍官聞語亦徐徐言曰君言誠是君當審之余固爲白姆堡之家醫知其家事甚詳此白姆堡夫人者嗜酒如命時且醉後滋事白姆堡患之因不留一錢在家且與酒家相約母得賒酒與之夫人因此

而與其夫時起齷齪亦未可知昨夕者特在盛怒中遂取槍殺之耳書記曰二君之言誠當以余思之伊所述有人入室一節必爲虛構之言用以愚弄余儕者即誠有之亦必爲其同謀事後共分其金耳意者死者所失之物非由彼人挾之而去即此婦藏之於屋中某處可無疑焉言次畧止又曰且此外尚有一事則白姆堡曾保有壽險一萬金歸其二子承受尤足使伊生心耳於是村長兼偵探者言曰然則兩相推罪人確爲伊矣驗屍官曰余意亦同書記曰余亦云然也偵探曰是則余儕當先就屋中一覈此失物矣若彼婦者不妨徐置之惟幸母露風聲耳顧搜亦久之竟無所得則復傳白姆堡夫人至嚴詰之則

堅執前詞一無所移。詢以其人如何。狀則云是時月已下沉竟未能睹之清切也。則亦揮之退而派警嚴守其門。非得特許不得擅出。即其兩兒亦並禁之焉。翌日即判白姆堡夫人爲此案正兇。惟不即拘之入獄。而以保險費一萬金分畀二兒。別倩二人保管之。而於失物仍力事偵查。顧久之竟無所得。其在人目中則悉以白姆堡夫人爲真罪人矣。白姆堡夫人亦惟含痛茹悲。終日兀坐斗室。中有時偶至戶外拾柴傾水。鄰人悉以白眼相加。無復有笑容對之者。即其兩小兒亦寂寥至不可言狀。蓋鄰兒咸相率引避。不欲與之相嬉。即村中人亦無有過其家者。有之厭。雖數警吏而每經一度蒞臨。夫人之廳必益形慘。

白益形消瘦耳。無何秋風起矣。夫人始經村長特許挈其二兒離城探一戚屬。而以一警吏爲之伴。且與利若之得免繫獄者。仍賴此二兒之力也。及至彼間精神上苦痛乃益甚。蓋彼間人聞其事者咸如蝗之四集。止於其戚屬之門。紛紛加以指點矣。即其戚屬亦以証據鑿鑿。竟深信其爲罪人。時且向之言曰。事已至此。何不吐實乎。夫人初難置辯。惟以一言相答。曰。余實未嘗爲是也。余實未嘗爲是也。而淚亦如斷續下矣。十月初旬。夫人復別其戚屬而歸。人已消瘦。其家向之刺取供詞。伊惟淚盈於眶。搖首而答曰。余不堪見之者。咸知其去死不遠。顧官中人仍時時至。

實未嘗爲是也。余實未嘗爲是也。頃之已爲聖誕節。夫人竟臥病不起。蓋肺病已成矣。而日益加甚。爲勢至速。最後醫士決其僅有二十四小時之運命。官中人乃相聚而語曰。此余儕可以刺得口供之時也。即遣一偵探一律師一速記生相率至其病榻前爲言。瞬即朝上帝於天。上可以吐供矣。此後靈魂當可安樂。伊仍低聲斷續言曰。余實未嘗爲是也。余實未嘗爲是也。

同夕十二句鐘許。街上忽出一越貨案被害者嘶聲呼警士聞聲而集。盜乃奔去。警士追得之於其家搜其箱。則白姆堡之褲。及時計亦赫然在焉。窮詰之。則曰。今已爲所獲。敢不吐實。余名喬斯爾。夕余偶立於至病榻之前。向其兩厯如紙白僵然不動之軀體而。

此供詞一入村長之耳。良心上頓爲不安。立呼馬向夫人屋中馳去。意將乘其未死前舉其事以告之。時已爲晨間四句鐘。曉寒相侵。砭入肌骨。而三五疏星麗於天末。一若向之咒誓者。既至村長。乃悄然而入。

胡禮夫公司之窗外見彼人囊金而行心頓動。思劫之。乃尾之而行。及彼至家。並不將門上鍵。余遂掩入。方得手將携褲而遁。彼忽自榻起。遂與相格。竟墮大禍。然初意固不欲如是也。而所携者爲無聲氣槍。故無聲響耳。厥後遂由後戶遁。惟此金時計。非余意料所及。後於袋中摸索。始得之。而以偵查甚嚴。故迄今猶未及貨去耳。

望。復目視看護婦似詢夫人尙生未看護婦乃引手輕拊之向一頷首似言尙生也村長即就榻側而坐朗聲徐言曰白姆堡夫人汝實無辜殺汝夫者名喬斯余已獲之矣夫人汝亦聞余言乎汝亦聞余作何言乎顧夫人氣息僅存已不能答村長乃復言曰夫人如聞余言者可微按余手於是覺有冰冷之指微按其手而夫人氣絕矣

若狂曰証據者偵探所用以發人之覆者也然而偶一不慎或有以疑似之証據誤致無辜於罪者矣此事即其一例一般操探偵業者幸加之意焉

俠舞臺

四冊 一元二角

劍俠鬥法記

一冊 三 角

女俠鋤奸記

一冊 三 角

拳師殲盜記

一冊 三 角

鏢師殺賊記

一冊 三 角

上列四書記劍俠之神出鬼沒女俠之誅奸扶弱拳師鏢師
之仗義鋤強情節離奇讀之虎虎有生氣

鑽禍

趙若狂

(二)

李却特挨林。遽然自夢而覺。則已身似臥於草茵之上。冷雨打面。寒欲砭骨。乃睜目向洞黑中觀之。了無所睹。而腦中空空洞洞爲狀。亦正相等。私念余今所尙能憶得者。僅晚間嘗至劇場一顧。曲又復偕朋輩多人共作酒兵之角。外此乃不之憶矣。而所至者何地。所偕者何人。又百思而莫得。旋亦置之。不念。徐徐支身而起。顧目眩頭昏。困憊極矣。而偶一引手。乃觸其首。則似有沁沁者濡其手。不禁呼曰。天乎。余殆爲人所擊而仆於此耶。然此果爲何地。余身又何由至此乎。凝神瞑思。顧竟莫得。則又置之。復一引視其腕上之夜光手表。則已爲上午二時四十分矣。不覺念夜深。如許我衣甚單。殊無以禦。此如水夜寒也。無意間。遂一拊其衣。詎其外衣不知已於何時卸去。而足間似有所觸。引之起。則衣一襲也。顧了不類己物。因持至路燈下。觀之。則衣舊且敝。似爲圉人輩所衣。已之夜禮服製特精。初不類是。然以寒風砭骨。則亦取。

而強衣之。同時復一視其冠亦已易其絲製之高冠。而爲一泥垢滿積之便帽矣。不禁啞然失笑。念此特友人與己相戲耳。不久自能審其詳。遂踉蹌前趨。可十數武遇一車空無人御。止於道旁。而車燈亦已熄去。車窗被雨模糊一片。初不能有所睹。挨林乃捩車門。使啟引首觀之。則有異臭撲入鼻。觀顧一時不能。

審其爲何物所發。而一小婦斜倚於車茵之上。裝束似頗入時。對之凝視。略不稍瞬。挨林乃去其便帽。含笑言曰。女士之御者似已。他去余固亦能御。車者能以地址見示。俾余御之歸乎。少婦初不答言。仍凝視不稍瞬。挨林亦憬然而覺。殆已之裝束至類宵人。乃爲所疑耳。則復言曰。女士人固非可貌相者。如余今語急自半臂中出。一目鏡逼而視之。則失聲呼曰。天乎此密拉斯蒂文生也。當其言時。少婦之首斗下垂。肩上體亦頹然。下仆挨林。乃大驚喘息言曰。天乎。彼已死矣。正於此時。復有人拊其肩厲聲曰。如此深宵。

汝止車於是何爲耶。

(二)

似頗入時。對之凝視。略不稍瞬。挨林乃去其便帽。舍笑言曰。女士之御者似已。他去余固亦能御。車者能以地址見示。俾余御之歸乎。少婦初不答言。仍凝視不稍瞬。挨林亦憬然而覺。殆已之裝束至類宵人。乃爲所疑耳。則復言曰。女士人固非可貌相者。如余今

警署既得報。偵探長赫德即挈其副蕭伯同臨勘視。蕭伯者年事約三十許。兩目奕奕有光饒有智謀。偵探長倚之如左右手。旣至即在車之四周蹀躞往來。廉察殊忙。偵探長則進挨林而詢之。挨林容色如紙。顫聲述其所遭。偵探長時時引目睨之。似頗致疑待

其既竟乃詢曰汝識死者乎曰然彼爲密拉斯蒂文生夫人居橡樹街八號交際場中恒見其踪跡惟初無審其來歷者余識之已六閱月於茲矣偵探長笑曰嘻汝固識之矣然則今有一事汝亦能爲余述之否則汝何爲於此風雨之宵三四句鐘許衣御者之衣而徘徊於此荒僻之區乎挨林乃大震面益慘白期期不能道一語偵探長復逼之曰汝殆以爲余能信汝所言謂汝醉後已一無所憶醒來即身臥是間耶挨林曰此固實言偵探長曰然則宵來同汝游樂者何人亦能略舉其名否曰此乃弗能憶矣偵探長大笑曰是則汝欲自脫其罪爲事乃大難挨林聞言益戰慄無人色而無聊之頃偶一探手衣中又不禁

失聲而呼則一玻璃之瓶赫然在其衣袋中焉即亦取出一視則中貯白色之流質而布裹之蓋尙濕而未乾偵探長見而微笑曰此爲哥羅方水彼婦之死或即以此耳於時蕭伯已勘罷而至偵探長顧之笑曰此案殊簡單罪人恐不必外求矣蕭伯目視挨林言曰公言何指殆謂罪人即彼耶否公誤矣彼人誠犯罪特所犯者乃禁酒之律非殺人也偵探長驚曰然則君已有所得耶蕭伯曰余所得固夥約言之則兇手即御車之人蓋以足印而揣得之且觀其履式知非尋常御者之流而自行兇後已自草徑上逸去此可參以足印而知之者言次復出一目鏡曰此鏡余得之於死者車中不知乃何人之物挨林一見驚

呼曰此余物想於倉皇中遺之車中者蕭伯置若罔聞仍徐徐囊之正於此時驗屍之醫士亦至細一驗視知彼婦之死實薰受哥羅方水過多所致而其死當在晚間十二句半鐘去今已四小時矣驗視既畢醫士復進詢蕭伯曰蕭伯君君對此案作何言以余觀之有一事乃絕顯則此決非盜案蓋死者所御鑽飾之屬宛然仍在似未有所失蕭伯微笑曰雖然君試細觀之死者足上雙履固已不翼而飛矣

(三)

入夕蕭伯方坐治事室中進餐其助手麥克忽入蕭伯急詢之曰所覓之物已有得否麥克噓然應曰得之矣言次即取綬製女履一雙置案上其一完好如

新一則爲水所漬泥污滿之矣復言曰此污者余從河中撈得之他一履則得之於河濱其地距出事之處不遠而雙履之中皆實石度兇手必欲沉之河中倉皇之際又在黑夜竟遺其一於岸上遂授余以搜尋之指南而並得此二履此中殆有天也蕭伯乃笑拊其肩曰佳哉麥克汝此舉殊非尋常彌足爲此案之助矣遂含笑麾之退即取雙履於手諦視甚專少頃復往面偵探長語之曰余於此車來歷亦已訪得矣偵探長聞言神王詢曰果何所屬曰此車爲陶定姆汽車公司所有公可給一狀與之須俟此案既結始能將車退還偵探長曰善第此車之御者汝已見之否蕭伯領首曰固已見之據云當昨宵十一句半

鐘許有人畀以五十金約借用其車半小時云將一
御其友用博一笑彼利其金則亦許之遂御之至一
靜僻之所互易衣裝而別次本約定於半小時後即
在原處交還彼車詎彼一得金即赴酒肆轟飲遂沉
醉不復憶其事比醒則已在今日清晨矣偵探長曰
然則賂彼者之狀貌彼亦能道之否曰固嘗詢之謂
係一中等身度四十餘歲之男子髮紅八字鬚然此
二者均不足恃蓋鬚之狀髮之色皆可僞作者偵探
長曰雖然御者所易得之衣固至今尚在甯亦無一
線索之可尋耶曰誠如公言余固嘗細察其冠細視
其衣矣則爲一絲絨之冠一純黑之夜禮服顧衣囊
中一無所遺而冠肆與成衣肆之牌號業已撕去殊

不能有所得耳於是二人默然相對者頃之偵探長
斗詢曰汝亦能知死者昨宵果自何處出耶蕭伯不
逕答第曰公亦知有薩拉欽納其人乎偵探長聞此
枝詞頗詫曰非即城中著名之鑽石收藏家乎蕭伯
曰良即其人城中人咸識之近頃歐洲有大宗鑽石
漏稅至是中有倫雪洛夫鑽石者全球馳名已久
希世之珍也欽納竟以五十萬金購得之昨夕特廣
集賓朋置酒稱慶而鑽石專家高登亦在被延之列
蓋欲一得其品評詎方傳觀之際電燈忽熄及燈再
明而此鑽石已不翼而飛乃傳警察至遍搜諸人身
也偵探長聞言殊不耐曰凡此余固聞之矣第與此

案初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蕭伯徐曰雖然公當審之余固嘗一閱當夕賓客之名單矣偵探長乃躍然起曰確耶蕭伯曰誠然此名單中其最足令人注意者即密拉斯蒂文生夫人耳

(四)

麥克步入蕭伯治事室中報曰有客求見蕭伯乃取名刺喃喃讀之曰費克托渥脫索憶此固亦爲其所延之客之一也蓋曾於斯蒂文夫人之女侍許探得夫人平日所交往男友之名因一一作函招之來有所諮詢今日應招而來者并此已得三人矣時蕭伯乃言曰可速之入麥克汝亦當待於室中備余有所命少頃渥脫索磬折作禮而入狀殊足恭面擁微

笑露見其白如牛乳之齒言曰蕭伯先生余特因先生之函而來余與斯蒂文生夫人爲密友聞此噩耗其震悼之情固有不待言者惜余關於此案所知甚鮮不能爲先生助耳蕭伯笑領之蕭之坐而以身背門而立渥脫索既坐復曰今余敢一奉詢先生對於此案亦得有足爲線索者否蕭伯聞言卽出一目鏡授之渥脫索乃執而細視之曰此殆爲兇手所遺者耶蕭伯故知爲挨林之物第亦詭答曰誠然余意或可藉此而得兇手言次收回目鏡而僅執其緣於是渥脫索之指勢不得不觸及鏡上矣蕭伯亦謝曰今日天寒余外出方歸手指殊僵隨以鏡授之麥克麥克亦如其狀受之而退渥脫索復言曰余殊不審行

兇者目的所在殆爲一言至此忽止迴首倉皇而視則聞門次有聲橐然門已下鍵矣蕭伯笑答曰此案蓋盜劫耳斯蒂文生夫人爲人劫其倫雪洛夫鑽石而被害而此鑽石夫人固亦竊之於欽納許而藏之於一履底者履底中空設有機括以指按之即啓欽納室中電燈之忽熄固爲夫人預所安排彼即乘此時機攫而藏之於履底此數言一出渥脫索乃大震目瞪而神呆倉皇言曰先生出言宜稍檢夫人雖死其名譽初不可輕毀也蕭伯矯作未聞仍夷然續曰彼謀害夫人者當時亦必同在欽納宅中或爲同謀蓋苟非爾彼又烏知此鑽乃在夫人許又烏知其藏於履底耶以余度之其人初則同謀後則欲據此希

世之珍而獨有之遂出此謀殺之舉渥脫索至是日益大瞪口亦張而不能闔蕭伯復曰此案之情形余固可虛繪其狀矣彼殺人者以錢賂御者而得其車遂喬裝爲御者載得施蒂文生夫人逕至一靜僻之區殺之取其履底之鑽石而去然以此履藏之彼許終必爲禍也因思棄去乃往沉之於河底初不料此即其莫大之誤蓋此固爲警察意料所能及初不難覓得之也當其逸去時適遇一醉人乃擊之仆易其衣裝而遁計亦狡矣渥脫索至是更戰慄無人色頻取巾拭其額蕭伯復行近其前續言曰在此御者之衣囊中乃有哥羅方水一瓶并一滿浸哥羅方水之布塞蓋即用以謀害夫人者而在此瓶上乃赫然有

一拇指之印及食指之印中有油質附其上知其人不之疑故敢坦然而來且恐不來反使人疑其畏罪也。

嘗一檢視車之機件也言至是渥脫索斗自座起目灼灼然面帶鬼色嘶聲呼曰此目鏡此目鏡余受汝給矣正於此時麥克亦突入室中欣然白曰此目鏡上之手印與在瓶上者乃相同也。

頃之此倫雪洛夫鑽石亦即搜得其案遂了偵探長嘗與蕭伯閒談及其事蕭伯輒曰當余檢視車中時見無格門之狀即知兇手必爲死者所識且必爲其交好之人蓋非是决不能遽以哥羅方水蒙之而一無抗拒耳偵探長蹙額言曰雖然當汝招請死者之友時何以能必罪人之決來自投而不驚之遠颺乎蕭伯笑曰此蓋涉於心理之學耳彼罪人以營署決

偵探小說每多拖泥帶水之病此篇獨能凌空情節亦曲折佳作也亟譯之用餉同好所負負者余筆太弱不足達之耳昔狂附識

來去自由

趙若狂

照我想來那件黑維登鑽石失竊的案子恐怕還有許多人沒有把他忘記。這宗鑽石就他本身講起來簡直可算得是無上妙品。論到能彀買得起他的全世界怕不到十個人咧。爲了這個緣故擁有這宗鑽石的主人翁覺得自負得很。至問他的主人翁是誰。那不消說得。喏。喏。喏。就是那盜取鑽石的專門家。漢明登勃拉石了。至於那位黑維登爵夫人除了勃拉石外。伊是最後一個瞧見過這宗鑽石的。那是人都知更不必說了。

來去自由

這宗鑽石是由黑維登爵夫人的秘書和一般偵探保護着在從勃林登至倫敦的車中盜去的。外間大概都已知道。在平常日子他是藏在勃林登一個銀行的庫中除了爵夫人的一個秘書一個顧問律師和兩個親戚之外沒有人識得他的確實所在。爵夫人亦常把那一套假的鑽石用來替代戴着不去動用。他可是在盜案發生那一次爵夫人忽然想起要戴了他去朝覲。所以就派人去取了來搭的是一班快車。只在東克洛定站上停止一次。誰知剛到此站忽然發見頭等車內有三個人暈倒在那裏。那宗全球著名的黑維登鑽石亦早已被人盜去了。這麼一來把那車中一般司事驚得什麼似的忙在車中。

查。纔在出事的隔壁一間室中發見了一張名片上寫道漢明登勃拉石致候諸君又在壁上發見了一個洞有一裝毒汽的玻璃管通在那邊大概那人等那三人被毒汽暈倒後就在車壁的上邊爬了過去下手行竊不等車子到站就偷偷的跳下車去了這件案子出後不到一句鐘黑維登勳爵已在蘇格蘭場中暴跳如雷的向他們詰問道漢明登勃拉石是個什麼人啊承辦此案的偵探長白萊夫把頭連搖了幾搖答道這倒不知僅知他與近年四樁鑽石大竊案有關罷了在每一次案中都留下這樣一張名片呢勳爵道那麼你們以爲沒有法子捉他麼白萊夫又把頭連搖了幾搖說道很難很難勳爵不覺

氣憤憤的說道但是我對你說這一次可不能像先前那樣不上緊了你要知道這宗鑽石爵夫人天年之後就要歸入皇室萬不可聽其失去的白萊夫道勳爵但是你須得原諒一下我們已盡所有能力幹去了勳爵道這不能算數你們總得把這宗鑽石尋着纔是萬不能把能力已盡四個字來搪塞呢白萊夫道那麼我把你老人家這番話轉稟我們的上官斯梯納勳爵就是了勳爵這纔略略表示滿意走了在這中間蘇格蘭場中亦曾廣發通告各站留心查緝但是鬧了半天一點消息都沒有得到就是車中亦經幾位專家細細察驗過亦連半個指印沒有發見大概這個勃拉石是很細心的所以沒有一點

破綻給人找到咧過了兩天都是如此大家都以爲失望了忽然一天蘇格蘭場中接到了一封信和一張攝影是由一個學生寄來的他那封信中說道新近買了一架攝影機專在沿鐵道一帶攝取風景忽在某一次火車經過時候見有一個人從車中溜了下來一時高興就把他拍入片中後來他父親見了說此人有些形迹可疑應該寄一張給蘇格蘭場使他們知道知道所以他寄了來了再拿那張攝影一看見攝得不甚高妙不過面目倒還清楚因此就把

他翻印了若干張發了出去不上一刻兒工夫各車站上各報紙上都有這個人的小影了這麼一來對於這勃拉石的行踪亦略略有些端緒有些人說曾

在克洛定看見他有些人說曾在威司明電車中同他同過車更有人說他在滑鐵路一家旅館中住過夜并在一個水果攤上買過一磅蘋果那旅館居停亦說道他生得高高的身材紫巍巍的一張臉兒看他樣子似乎很喜歡吃蘋果和牛肉呢這種消息一傳於是沿西南鐵道一帶的警察一個個都興奮起來誰不想把這個大盜拿到替自己肩章上多添一些色彩啊就是那警察總監斯梯納勳爵亦親自出來到南海口防他從運河中逃了出去我在這天下午爲了一點私事亦到了那邊在路上時候會把勃拉石那張攝影細細瞧上幾瞧覺得很有興趣大概他們懸了兩萬鎊的賞格亦是使我格外有興的

一個原因。咧我一到那裏就直奔白曲洛斯旅館租了一間房。并把行篋放下。隨寫了一封信。又到外面買了些東西。重新回到旅館。走進酒排間中。只見四壁之上都貼滿了花花綠綠的畫。張倒亦十分好看。正在瞻賞的當兒。又在鏡中看見了一張面孔。倒與報上印的那個勃拉石的面貌有些相同呢。我忙四下瞧了幾瞧。又走了出去。一會兒我又走入警察署。中拿張名片遞給一個崗警。道我要求見警察長。我爲勃拉石的事情來的。我方纔曾經遇見他呢。那崗警道。好好你隨我進來罷。不上一刻我已到了警察長室中。只見除了警察長外。還有三個身材矮小的人。坐在那裏。形狀很是可笑。見我走進室中。那雙

眼睛不住的向我打量。那位警察長亦向我細細看了幾眼。纔一壁看着我的名片。一壁問道。你是密斯脫菲立泊勃洛克麼。我忙鞠躬道。是警察長。又問道。你不是要拿關於勃拉石的事情來報告我們麼。我道。正是我方纔在白曲洛斯旅館的酒排間中看見他呢。警察長道。你是從照片上認得他的麼。我道。可是他和照片上已略略有些不同了。因爲他已把鬚鬚剃去咧。我這句話一說。他們兩個人呆呆的對望了一陣。那警察長纔對我說道。那麼你領我們去瞧一下子罷。又指着那個身材矮小的道。這便是了。一個禮便一同走出署中。四望。沒有一輛車子。亦

就步行而往不上一刻已到了那面酒排間中總監。問道你看看他現在還在這裏麼我四下望了幾望說道他不在這裏了但我離開此地的時候他還沒走哩於是我們又穿過甬道走進賬房中總監道照我看來他不見得住在這裏但總得查問一下子等到查問之後知道新近有兩間房租出一間就是我的一間是一個喚卡鐵的租去總監便問道這位卡鐵先生是怎麼一個模樣喚館中的書記道他生得很魁梧紫巍巍的一張臉兒又問道他不是新近修剃過麼那書記道看去像的總監便又摸出一張攝影給他瞧道他是這麼一張面孔麼那書記拿來細細瞧上了幾分鐘說道不錯正是他我可發得誓。

呢總監又問道那麼他還在室中麼書記便抽了抽鈴喚道佛立你去看看十九號的卡鐵先生還在室中麼總監忙道我同他一起去罷一行人隨又走出賬房上得樓去到得十九號室中誰知室中空無一人那個卡鐵早已出去了床上還留下了一個行篋半開着在那裏總監見了忙走近前去隨手在篋中一摸摸出了一掛假鬚又向我做個手勢說道請你把門關上罷我便把門引上只見總監又在篋中搜了一會纔算完了咕嚙着說道不錯這是勃拉石這個行篋中倒很有幾樣東西可以作得他犯案的證據呢警察長問道那宗鑽石亦在裏面麼總監道那倒沒有這樣的好運氣大概他藏在身上咧現在你

快派人。在各個入口。暗暗守好。別使他漏網。我要守在館中等他回來呢。說着便一同走了下樓。警察長。自去調遣他的部下。了總監乃向我說道。勃洛克君。請你恕我。我有句很無禮的話要問你。因為我們既一同辦這椿事。你的來歷須得先知道一下呢。你不是從倫敦來的麼。我道。不錯。我是搭兩點十分那班車子來的總監。又問道。你可是倫敦人麼。我道。是的。隨手又拿一張名片遞給他。說道。我是在白倫大律師辦公處當書記的所有住址和通訊處。這上面載得詳細細總監道。那麼你這一次是爲公事來的。麼。我道。那倒不是。我是告假來的。有一點兒私事。要料理清楚呢。總監道。你那麼別動氣。我還要打電話。

到白倫那裏問個清楚。這亦是辦事上應有之手續。你須得原諒的。因爲我同你素昧平生。難保你不是勃拉石的同黨替他來獻調虎離山之計呢。我道。這話很是我是完全諒解的。請你就打個電話罷。於是我們又走到賬房中。一會兒線接上了。只聽總監說道。是白倫大律師辦事處麼。我是警察總監斯梯納。有個菲立泊勃洛克。你們認識麼。他的事情。你們亦知道點兒麼。他不在你們那裏麼。我知道他是。告假出去的。不是的。並沒有什麼事。實在對你說罷。他現在在這裏。我有椿事兒。很要借重他。你亦能把他的狀貌略講上一講麼。謝你。但是我還要問一句。他住在那裏啊。對不住得很。今天真驚。

擾之至了。你亦有話同他講麼？請等一等，我便把聽筒取了過來。只聽那面說道：「我是麥維，你是勃洛克。」我道：「不錯。」他道：「事情怎麼樣了？」我道：「我和你見了面，再細說罷。」他道：「那麼留心點兒，別要弄出事來。」我笑道：「那是不會的。」再見罷，便把聽筒放下。隨和總監靜坐着，吸了一回烟，那鐘點倒亦過得飛快。一會兒，總監有些不耐了，又打一個電話給警察。長問道：「沒有什麼事情麼？」什麼？」你斷定他沒有逃走麼？」好的。我還要在這裏守一下子呢。如此一下去，又過了半句鐘，忽見警察長匆匆走了進來，拿了。一封信遞給總監。你看罷，總監忙取來拆開一看。又遞給了我。我只見上面寫道：

總監先生鈞鑒：此邦勝蹟夙所醉心，萍踪偶經雅欲一窮其勝，奈爲情勢所迫，不得不令我懷在懷舍，此勝地而去矣。今者擬橫渡運河，一游大陸，明晚聞有一舟自多汝赴克利司，余即乘此行也。用特奉告。於公職務所在，未始不無所益耳。H.B.

我剛剛看完，總監便問我道：「你看這是什麼意思啊？」我道：「這不過一種嘗試的舉動罷了。」總監道：「這倒不見得。他是最喜歡弄這種頑意兒的。每每先來一封信，把他的行踪告訴我們。隨後又來一封信，說他怎樣用計怎樣設策逃去。我們的手用來自鳴得意，這樣的亦不知有好幾回了。」事後我們曾細細一查，他的話果然不假。但是，這一回我決不聽他逃去了。

你是看見過他的亦能幫助我們一下一同去走一遭兒麼我道那是很高興的橫豎我的假期星期五纔滿咧於是便同了總監啓程往多汶沿途又發了無數電報比待到了那裏先在水手中點視一下竟無一個可疑的中間又來了一班偵探在船中四處駐守着到了晚上九句半鐘又從倫敦來了一個電報說在各火車各輪船中統統查過沒有這麼模樣的一個人呢總監看了把肩兒聳了幾聳笑道這樣看來他定打這條路走了可逃不了咧此後我們便在甲板上守着看着那班乘客一個個上得船來一盞大燈掛在當頭照着任憑你怎樣化裝亦逃不了一我們的眼睛並且還定下了一個章程凡是

乘客上船須得一個個驗票而入那是更加利害了總監看了得意非凡笑着對我說道今兒這樣辦法無論他本領怎樣大斷難胡混過去不過我可拿十個金鎊打個賭他定要來嘗試一下子呢我笑道那麼我就同你賭一下罷說着彼此握了握手算說定了到了十一句三刻船已啓碇總監同了他兩個部下纔露着很不快樂的神氣把三張嘴唇撇得高高下的總監道我可發得誓他並沒有下船來不過我仍疑心他在船上呢你們在船中統統搜查過了麼他部下道統統搜查過了連一方寸的地方亦沒有給他漏去總監亦不再說繩着眉兒靜坐了些時方說道但是還有一個機會我們到了克利司還可把這

班。乘。客。按。名。點。視。呢。瑪。臘。同。他。的。手。下。你。問。過。了。麼。
沒。有。見。人。從。舢。舨。上。逃。去。麼。他。部。下。道。那。是。沒。有。的。
事。此。後。一。路。之。上。我。們。亦。就。混。在。一。班。乘。客。之。中。同。
他。們。談。談。笑。笑。但。是。竟。尋。不。出。一。個。像。勃。拉。石。的。到。
了。克。利。司。雖。然。又。把。乘。客。點。視。一。次。亦。無。什。麼。效。
果。我。們。纔。知。是。失。望。了。不。覺。面。面。相。覷。一。陣。一。會。
兒。找。了一。家。旅。館。住。下。我。乃。對。總。監。說。道。你。亦。許。我。
靜。臥。幾。個。鐘。頭。麼。如。果。有。事。發。生。可。以。立。刻。來。喚。醒。
我。否。則。你。和。我。打。賭。輸。了。我。要。拿。了。那。十。個。金。鎊。
回。去。呢。總。監。亦。笑。道。我。如。今。方。知。我。的。打。賭。要。輸。咧。
我。便。同。他。點。頭。作。別。走。進。我。的。臥。室。在。張。小。桌。之。前。
坐。了。下。來。提。起。筆。又。寫。第。二。封。信。道。

來 去 自 由

總。監。先。生。鈞。鑒。公。誠。料。事。如。神。余。所。賭。竟。負。矣。謹。以。
此。十。金。鎊。捐。入。某。慈。善。機。關。中。爲。公。造。福。焉。且。公。待。
余。亦。良。厚。竟。伴。送。而。至。是。間。其。感。激。之。私。爲。何。如。哉。
蓋。余。子。身。獨。行。雖。亦。可。保。無。阻。然。終。不。若。公。護。送。之。
尤。爲。平。安。耳。抑。余。尤。有。請。者。則。乞。代。語。余。居。停。白。倫。
大。律。師。且。道。歉。忱。余。竟。不。及。向。之。面。聲。一。切。辭。職。行。
矣。并。可。告。之。曰。後。此。與。人。談。話。音。吐。幸。勿。過。高。良。以。
室。中。壁。上。闢。有。一。洞。屬。耳。者。恐。大。有。人。在。耳。至。於。白。
倫。大。律。師。即。爲。黑。維。登。爵。夫。人。之。法。律。顧。問。公。當。早。
副。及。化。裝。匣。一。事。寄。呈。左。右。用。爲。此。案。之。紀。念。蓋。余。
亦。已。擁。有。微。資。不。須。再。從。事。此。矣。白。曲。洛。斯。旅。館。公。

來去由自

一〇

亦有興再往乎此二室固余一人所賃者也公履之
固大足資感奮耳長途跋涉希自珍重H.B.

死了之後亦同黑維登爵夫人一樣意旨仍舊歸興
皇室想來爵夫人亦可安心了

我寫完了這封信到窗口望了一望見外面並沒有
什麼人便鎖了門走出旅館那時我裝做跛者的模
樣身子亦似乎矮了許多年紀亦似乎上了幾歲竟
和先前大不相同了十分鐘後我已跳上了一節火
車中第二天就回到了英倫從此就在一個山水清
麗的小村中住了下來我在那裏并已造下了一個
別業倒亦十分安適久而久之模樣亦漸漸兒改變
刻下亦漸漸兒生鬚就是不再化裝人家亦不認識
我並且誰又料到我仍在英倫呢至於那宗鑽石我
愛同性命一般每晚必拿了出來把玩多時將來我

琴韻鞋聲

趙若狂

處營謀也覓不到一個歇飯之地。沒奈何只得以做工度日。一個志氣非凡的少年琴師，弄到這個地步。那是很可憐見的呢。

烏斯卡帶了一隻行篋和他心愛的一把提琴。從他家鄉來到華盛頓。要想在這提琴上奏出一支空前絕後的曲兒。給都人士賞鑑。賞鑑奏技未久。居然達了。他的志願。原來凡是請教過他一回的。就掩耳而走。不願再請教他了。那不是合了空前絕後這句話麼。

他初來時。在一家小咖啡店中。奏技一個月後。就被他的居停辭歇了。說你的技藝太高明。我們這小店中容不下你。請你到別處去罷。從此他便失了業。四

那戴牛公司的主人薛農。年紀已很高了。很想將店印成爲密友了。

盤去。享享老福。索價只要一千塊錢。海倫頗有意盤他。可是只有五百塊錢。并且薛農又是急欲脫手的。匆促之間可難措這筆欵兒。一天伊和烏斯卡說起這件事情。烏斯卡便道海倫我很希望我有這五百塊錢。倘若我有了這筆錢我們就可將此店盤了下來。然後再一再結了婚。從此我研究音樂你管理店事。大家廝守着過這快樂甜蜜的光陰。並且將來還有成名的希望。那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麼。海倫似乎不反對他的話。不過頗上刷的起了一道紅霞。微笑着說道烏斯卡你的話也不錯。但是「倘若」這個字在字典上瞧起來算得很困難的一個字。哪烏斯卡更懇切萬分的問道海倫那麼我倘有了這五

百塊錢你肯嫁我麼。海倫道那不消說得不過我不單爲了錢嫁你。如果講錢那漢兒白脫拿一千塊錢看作六便士一般總算是有錢的了。但是他向我求婚我連正眼都不向他看一看所以我的要嫁你實因爲志同道合意氣相投呢。這麼一說所以要圓滿他二人的希望單是錢的問題了。但是烏斯卡一個窮措大又何從得到這五百塊錢呢。唉希望是一個的機會。是有一個的看官。你道是怎麼一件事。原來萬國音樂會方在那裏舉行提琴比賽所比賽的是近時最著名的一支「地獄曲」那位提琴家能彀奪得錦標就有得到五百塊錢賞金的希望。他的期限共延長有三星期之久。因此在這三星期中。

烏斯卡就把那提琴拚命操練起來。可是這支「地獄曲」是最不容易奏的就是一般老琴工也視為一件難事。何況烏斯卡這麼一個少年琴師個中最難奏的就是第七音位上一個尖音的G字先從最深沉的音調中要刷的轉出這個又尖又短的字一霎時又回了過去其間只有二秒鐘的時間你道難不難並且在這曲中這樣尖音的G字共有十個所以爲了這個上頭那班琴師輶琴而嘆不知有好幾回了烏斯卡最最恨的也就是這個字說他帶些鬼趣全無音樂上意味好好的一個曲子都給他弄壞了但是烏斯卡必得學會了他因爲這是他的將來無上幸福的唯一關鍵。

同他同處住的離他的屋子很不遠有一個杜葛拉司博士雖是很有資財但在表面上看起來像窮得連飯都沒有吃的樣子他有好古癖最喜收買古董如果中了他的意無論什麼價都肯出的對於其他上面那就吝嗇非凡一二個錢也要爭爭的了他最不喜歡的就是音樂那提琴他更是極端反對所以當烏斯卡操練的時候他常走來干涉這樣的閒風潮也不知鬧過了好幾回但是烏斯卡總是個不理他仍舊自管操練這個尖音的G字有時學上了有時又忘記了這樣的往返不定差不多心都給他弄碎了

臨了兒決賽日子到了烏斯卡携了提琴往萬國音

樂會行去順道便去訪海倫很坦直的說道海倫我最耽心的就是這個尖音G字其他倒不以爲意很有勝利的希望哪海倫道烏斯卡但是你必須得了勝利纔好不管他是尖音G字不是尖音G字總得勝了這五百塊錢因爲這店已有人要盤明天晚上就要定局了你如果明晚八點鐘前不能拿五百塊錢來那！說到這裏兩肩一聳淚珠就簌簌的落下來了少停纔又接着說道那我就要離開這店我們也永無結婚的日子了說着伊的粉腮子也顫動起來兩眼盈盈的望着他滿含着懇切之意烏斯卡看了覺得萬分難過毅然決然的說道海倫你放心我總可得到這五百塊錢的便回身走了半句鐘後他

已立在音樂台上在他背後坐着九位長髮濃鬚的音樂大家這是會中的評判員他們的耳是最靈不過的一字之錯一音之訛都會聽得出的他的前面更是人山人海都眼睜睜的望着他烏斯卡此時倒有些驚慌起來懊悔有此一行想要拋琴逃走呢少停評判員舉手一揮那披霞那的聲音便動了烏斯卡勉強定了一定神拿什麼評判員啊聽客啊都像沒有看見一般把那提琴按着節拍奏了起來起初倒沒有錯很是凜凜動聽可是到了這尖音G字上就弄糟了這樣下去凡是遇了這G字就遭一番困難到得後來好不容易奏完了有好幾個聽客幾乎要大聲笑了出來烏斯卡明知是落選了失敗了便

也不等他的評判走下了台還聽得一個評判員說道這個人真可殺怎麼這樣的音調都奏了出來啊烏斯卡出到街上耳目都是昏昏的也不敢把這種失敗消息去告海倫便逕自走回寓中自想現在已到了全無希望的地位還不如歸去罷唉爲了這小小的一個字竟把他的意中人和他的前途幸福都一筆勾銷了真是言之可嘆啊他兀自一個人坐在室中感嘆了一回又兩眼噙着淚珠撫着他息息相隨的那把提琴說道唉老友我們竟被這小小的一個字打敗了現在只得和你回去去幹那勞工的生活畢生在那辛勤勞苦中度日了說完把提琴放在案上起來旋轉一回又走回案前把提琴重行拿起

咬牙切齒的說道我現在還要把這萬惡的G字練習一回哪於是又周而復始的奏了幾回忽然有人重聲叩門烏斯卡道你進來罷便見那個杜葛拉司博士氣嚦嚦走了進來說道少年你還有心肝麼成日夜的奏弄這個東西也不管同寓的討厭不討厭現在我問你你！烏斯卡連忙止着他道你且稍待要知我對於同寓的安甯是不能顧及的了你可知道我爲了一個G字失去了五百塊錢和一個美人這麼杜葛拉司博士聽了倒有些詫異起來氣反平了便細細的追問烏斯卡一五一十告訴了他更說道所以我要賭氣的學習他必得學他一個會那我就束裝回去也很甘心了博士微微一笑道此事

倒動人得很。你可許我坐在這裏再聽你奏弄一曲。我雖然素來不喜歡音樂。此事可又作別論。千難萬難的那個 G 字。我倒要聽聽究竟是怎樣一個音調。烏斯卡點了一點頭。又奏弄起來。仍照從前一樣。到了這個 G 字上。就有些困難起來了。烏斯卡又牽着那琴絃。比着說道。你聽這個尖音 G 字。大概要這樣奏法的說到這裏。忽然停了。飛目向門上望了一望。又向着博士問道。你聽見麼。這真湊巧。得很。呢。博士眼睜睜的望了他幾眼。問道。聽見什麼烏斯卡。狂笑道。這或是一種幻想。我聽見有種聲音。起於外面客廳中呢。博士亦笑道。少年。這又是那尖音 G 字。作弄你了。使你神經亂到這樣。沒有事的。你

且奏下去罷。於是烏斯卡又奏弄那支老調。可是兩眼仍時時望着門口。不住的說。奇怪。奇怪。不一會。一曲完了。博士也辭了出去。烏斯卡仍在那裏操練。着。存一個不會不休之心。但是還沒有拉到那 G 字。上。博士忽地又衝了進來。兩眼張着像胡桃大。亂跳。亂嚷道。我的鞋子。我的鞋子。烏斯卡不明白。他是個什麼意思。便詫異得了。不得問道。博士。你的鞋子怎樣。啊。博士喘着說道。你！你害了我了。我！我的鞋子被人偷去了。烏斯卡忍着笑。說道。博士。這真不幸。之至。但是你的鞋子是新的。還是舊的。到底是幾個錢買的。啊。博士聽了。又亂跳亂竄了一回。纔立定。了。對着他。大聲嚷道。你問我幾個錢買的。麼。我是化。

了。一千。一百。塊。錢。買。來。的。哪。你。這。個。害。人。的。東。西。一。

了。

千。一百。塊。錢。烏。斯。卡。聽。完。這。番。話。更。加。詫。異。非。凡。忙。把。舌。頭。潤。了。幾。潤。他。的。嘴。唇。放。下。提。琴。倒。身。椅。中。大。聲。問。道。博。士。你。大。約。是。喝。醉。了。麼。博。士。道。少。年。我。是。十。分。清。醒。并。且。素。來。是。不。喝。酒。的。我。對。你。說。罷。我。來。這。裏。時。候。我。因。爲。不。過。一。刻。兒。的。事。所。以。室。中。的。門。是。開。着。未。掩。的。誰。知。在。這。當。兒。竟。有。人。走。進。我。的。房。中。把。鞋。子。偷。了。去。我。這。鞋。子。是。華。盛。頓。將。軍。曾。經。穿。過。的。我。化。了。一。千。！烏。斯。卡。不。等。他。說。完。攔。着。說。道。照。我。看。來。無。論。現。在。的。皮。價。怎。樣。貴。一。雙。鞋。子。要。一。千。一。百。塊。錢。未。免。太。多。了。你。看。我。這。雙。鞋。只。化。五。塊。錢。哪。博。士。罵。道。鼠。子。你。懂。得。什。麼。說。着。又。奔。了。出。去。

烏。斯。卡。坐。在。室。中。正。在。那。裏。暗。笑。博。士。的。愚。默。竟。肯。出。一。千。一。百。塊。錢。買。死。人。穿。過。的。一。雙。鞋。子。忽。地。客。廳。中。起。了一。片。人。聲。便。把。他。的。思。潮。打。斷。了。不。一。刻。博士。和。居。停。主。人。帶。了。幾。個。警。察。走。將。進。來。便。在。室。中。搜。上。一。搜。後。來。又。到。各。處。去。搜。一。回。可。是。全。屋。都。搜。遍。了。這。雙。鞋。子。仍。是。毫。無。踪。影。不。過。他。們。決。定。了。一。件。事。這。個。賊。人。住。的。地。方。離。開。這。裏。很。不。遠。的。這。一。星。期。內。他。常。在。這。一。帶。地。方。出。沒。哪。入。後。這。件。案。子。更。有。趣。味。了。博。士。竟。懸。了。五。百。元。的。賞。格。這。五。百。元。在。別。人。聽。起。來。再。沒。有。像。烏。斯。卡。這。樣。的。十。分。入。耳。了。他。一。聽。這。個。消。息。便。回。到。室。中。鎖。上。了。門。細。

細的沉思一回歇了十分鐘忽然笑逐顏開從椅中跳了起來道咦我方纔爲何想不到啊這是：這是尖音G字呢一面自言自語着便搶了那把提琴奔出室去。

十分鐘後但見他在離開廁所不遠一個路燈之下呆呆的靠牆而立那時已將近半夜了路上行人很少。凡是有人走過他仍是這樣立着並不向人望上一眼。原來他在那裏凝神聽着呢這樣的一點鐘一點鐘過下去他仍舊老是這樣立在那裏可是人也疲倦極了不住的打呵欠足也酸極了時時掉換着又常常的唉聲嘆氣想他這樣長夜的守望着難道還是勞而無功不能達到他的期望麼一會兒天將

亮了牛奶車軋軋的推着過去賣新聞紙的聲音來了又過一會大地已浴在日光之中汽車馬車貨車陸續的過着往來的人也逐漸加多了人家看見他抱着提琴呆呆的立在路燈之下很爲詫異不免向他看上幾眼但他總給人家一個不管仍舊側耳凝神的靜聽着到得後來頭已東垂西側了眼也強睜不開了不覺似睡非睡的入了夢境正在那裏夢見他的意中人啊尖音G字的音調啊忽然真有一個尖音G字的聲音傳入他的耳鼓不覺直跳起來人已十分清醒了舉眼向來行人望了幾望又聽了一回兩眼便注在一人身。那人穿了一身破衣方從人叢中經過烏斯卡連忙跟在他的後面那人不

住的向後偷瞧烏斯卡不理他儘管仍跟着走口中吹嘯着他所吹的就是那支「地獄曲」呢行了一

程已到一個警崗之前了烏斯卡便趕緊先走了幾步走到那警察跟前指着那人說道警官請把此人拿住了那警察向那人望了一望又看了他一眼問道難道你捉到了他什麼過失麼烏斯卡道怎麼不是不然我也不來報告了他就是昨晚在杜葛拉司博士室中偷去價值一千一百塊錢一雙鞋子那個賊人呢他一話未說完那人早已聽得向二人望上一望便飛也似的跑了烏斯卡連忙大聲嚷道捉賊捉賊不上一會果然把那賊人捉住審問之後果然是他偷的就是近處這幾件竊案也是他一人所爲

便判了一個三等徒刑那雙鞋子也在一個地方起出來了

破案之後杜葛拉斯當堂就拿了一張五百塊錢的支票很歡喜的授與烏斯卡問道少年但是你怎麼會知道的你用什麼作線索啊烏斯卡大笑道哈哈你問我線索麼那是簡單得很如果這裏的長官肯命這犯人在堂中走上幾步我就可以指示你不過還要請大家靜着呢說着又拿起那把提琴靠近他的頸子似乎要拉動的樣子更向署長點上一點頭那署長便吩咐那賊人道你且往來走幾步那時署中的人和看熱鬧的人都懷着好奇之心要知道到底怎麼一回事便也鴉雀無聲但聽得那犯人在

去。他。又。是。倦。又。是。餓。又。是。想。睡。不。過。心。中。快。樂。的。了。
不。得。口。中。不。住。的。吹。着。那。「地。獄。曲」。暗。暗。說。道。你
這。個。小。小。的。尖。音。G。字。今。兒。可。被。我。戰。勝。了。

室。中。走。着。嘵。哩。嘵。哩。的。作。響。這。種。嘵。哩。嘵。哩。的。尖。銳。
聲。音。是。從。他。右。面。一。隻。鞋。子。上。發。出。來。的。竟。同。那。尖。
音。G。字。的。聲。音。絲。毫。無。二。呢。等。到。犯。人。坐。下。烏。斯。卡。
也。把。他。的。提。琴。嘵。哩！嘵。哩！嘵。哩。的。拉。了。三。下。說。
道。他。的。鞋。聲。不。是。這。樣。的。麼。這。是。第。七。音。位。上。尖。音。
的。G。字。他。竟。同。他。一。樣。呢。昨。晚。杜。葛。拉。斯。博。士。在。我。
室。中。的。時。候。這。個。賊。人。方。走。進。客。堂。中。我。就。聽。見。這。
種。異。聲。因。此。拿。他。做。了。一。個。線。索。竟。破。了。案。我。敢。說。
城。中。再。沒。有。第。二。隻。鞋。子。能。發。出。這。樣。尖。音。G。字。的。
聲。音。呢。署。長。聽。了。呆。了。一。會。嘆。道。原。來。是。如。此。的。麼。
我。們。不。得。不。甘。拜。下。風。了。其。餘。的。人。也。都。默。默。無。言。
烏。斯。卡。便。揚。長。走。出。署。中。徑。向。戴。牛。樂。器。公。司。中。行。



理想與實行

趙若狂

屈斯脫番哥乃是個身手矯健的少年。不過常常勞心勞力幹那不正當的勾當。頭髮已有些花白了一晚正在一家匪人聚會的小酒店中飲酒。忽聽得有人提起茀娜戴姍的名兒。心中不覺瑟的一動。忙擰眼四下去瞧。只見右面一張桌子上坐着兩個狗頭狗腦的人。正在那裏談天。聲音却是很高似乎不怕人。聽得的一個道：「麥克。你知道麼？」他雖是個女子。每年靠做小說。竟有三萬塊錢的入款呢。那個叫麥克的問道：「迭克。他不是住在孤石山麼？」迭克道：「是的。照報紙上講起來。他新近買了好幾件中國的古鼎。每件都要值到一萬多塊錢。我很想去攬他一下兒呢。」麥克道：「那麼幾時動手？」迭克得了倒不也以為意。想這種事是他們兩個日常的老營生。算不得什麼的。可是茀娜戴姍的名兒被他聽在耳中。倒比什麼事還要注意。原來這位戴姍姑娘乃是一個大。

名鼎鼎的偵探小說家雜誌上面和影戲片中常有他的名兒番哥最愛讀他的著作差不多沒有一篇不讀過崇拜得什麼似的就對於他的行事也是十分注意今兒聽說有人要去他家行竊便一壁喝着酒一壁想那保衛他的法子照道理講起來最好的辦法莫如去勸阻這兩個人教他們不要去行竊可是遇着這兩個潑天潑地的惡人這話談何容易其次就是打個電話去通知戴嫻教他有些準備但是戴嫓萬一喚了警察來把這兩個人捉住豈不是自殘同道也不算好的辦法想了半天纔想定了一着棋子那時那兩個人酒也喝完走了出去番哥便跟在後面看着他們打火車站那條路去了他便揀了。

往孤石山的一條近路雇了一乘車子飛也似的行去一會兒已到了那面只見一所高大的房屋矗立在綠陰之中四面更有高籬圍住他便在一百碼以外停了車心想戴嫓曾在那所著的一部書中把他住屋的內外外約略說上一說今兒照情形看去大約就是這所房屋了隨緩緩向前行去不一刻到了一條牆之前再過去就是漢特森河了他便立定了腳原來他的計算也很簡單不過想靜靜的守在這裏等那二人來時把他們嚇走就完了等了一會他見樹杪海面都布滿了重霧對面不能見人纔知自己的主張失敗並且這裏離那屋子很遠的倘那兩個人從別一方面進去就是在屋中動起手來恐

怕也不能聽得呢。於是他又變了主張。從一道籬笆上爬了過去。穿過一塊草地。到了屋前。忽記得曾在一本雜誌上見過戴廸著作的小說。就在這下層屋中。所有古董珍玩都藏在那裏。想到這裏。就定了一個主意。想那兩個狗才來時必定要進此屋。我還不如在屋中等候。他們並且借此把這位大小說家的書室參觀一下。也很有趣味呢。隨從身邊取出一付橡皮手套。把他套上。行至窗前。將那兩扇窗細細瞧一瞧。你想他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大盜。銀行中的銀庫已不知被他打開了多少。這些事有何爲難。便取出一把柄上鑲金的小刀。把那窗框下面的油灰統統刮去。又費了許多工夫。把那框中的一大塊玻璃。

取下。輕輕放在牆邊。便覺得有陣熱空氣衝了出來。那窗帘是不住的沙沙作響。番哥忙就從框中探身而入。原來這種方法是最穩妥不過的。就是窗上裝有警鈴。你如果不觸動窗框。再也不會響呢。番哥入到屋中。靜聽了一會。沒有什麼聲息。便也大膽在屋中走動起來。好在下面鋪着絕厚的地衣。絕不會有聲音發出。跟着又取出一個像自來水筆的電筒。在屋中四下照着。見四面都有門窗。如果有人走來。逃走很是容易。再看那屋中陳設的東西。果然都是十分珍貴。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那兩個中國古鼎高高的供在上面。番哥賞玩了一陣。想這兩個狗才的目的物就是這兩件東西。我不如把他藏過了。免

得一不留神被他盜去其餘的雖很值錢可要變賣起來却不知什麼也就聽他去罷主意想定兩個眼睛便骨碌碌的四下看着忽然看見了兩個很高大的痰瓶不覺笑了一笑咕噥着說道就請他們暫時在這裏藏一下子罷說着便把兩個古鼎分藏好了。在外面瞧去倒也看不出來隨又走到一張書案面前見上面放了一架打字機有這麼七八張打好字的紙兒放在旁邊番哥便拿了過來映着那電筒讀着上面的標題却寫着道第八章晚間之劫案番哥暗暗好笑道這又是這位大小說家的一篇新著作我倒沒有等他出版先看見了可是第一張剛剛看完眉頭不覺繩了攏來再看第二張時眉頭越繩越

緊差不多成了個V字形跟著笑了一笑把他放下又重新拿第一張來看只見上面寫道施洛浦混號黃鼠狼從牆上爬了進去五分鐘後便跪在一口保險箱之前用沙紙把他的指尖很命擦了幾下便在箱上用起工夫來過了許久工夫把箱上的圓球自左向右旋了一旋就瑟的把門開了便伸手……

番哥看到這裏差不多要咒罵起來了便把他擲在一邊暗想戴廸這段小說怎麼會做得這麼糟不知道他從那裏聽來的我番哥別的不敢自負保險箱可被我打破得了就在那警察眼中也要推我是第一手但都是仰仗器械的精良經驗的宏富并不

曾拿什麼沙紙擦過指尖呢。這個時候他又細細聽了一聽。走到窗前向外望了一望。便又走回書案坐了下來。一手照着電筒。一手取了一張紙兒在機上打道。

施洛浦混名黃鼠狼。取出了錐子。一把鏈子。一條鉗子。鑷子各一柄。裹絲的電線。一束電池電泡。各一個。哥羅定一瓶備擦。指尖之用代替那沙紙的。再取手槍一枝放在左臂之下。還取一枝。

番哥正寫到這裏。忽地滅了電筒。立了起來。剛想溜到窗前。忽聞刮的一響。屋中燈火頓時大明。一個女郎左手還在電紐之上。右手拿着一枝手槍。直對着他。這就是戴姍姑娘。裏面穿着寢衣。外面罩了一件。

大衣還露着一半肩兒在外面。可知他起來很匆促的兩顆棕色眼睛圓圓的。睜着神色很為堅決。像就要放槍似的。番哥見了倒閒閒的說道。留神些兒。這槍中好像裝有子彈呢。戴姍見他這種從容不迫的神氣。倒並不驚異。仍朗朗的說道。好好站在那面。舉起你的兩手。把那自來水筆丟去。快些。快些。番哥聽了真的把他丟在地。上舉起兩手。眼睜睜的望着那手槍。知道這槍中的確裝有子彈。非可兒戲的。戴姍又朗朗的說道。現在我要問你。你喚什麼名字。在我的打字機上弄些什麼東西。說着飛快的向四下望了一望。又問道。我的兩個古鼎到那裏去了。啊。當他說時。番哥正在打算脫身的方法。想乘他不備跳

了。開去可又記着一句老古話說女子握槍在手最不可當的所以又有點兒不敢動此時戴姍又催問他道快些講來你叫什麼名字番哥道我喚開拿大麥克戴姍聽了倒很歡喜說道這個名兒我還記得我有一本書專載這些歹人的名字這個開拿大麥克也很不是個好貨呢番哥將他兩手略略放低一些說道好好這種話不用說了現在我並不要害你你讓我把這兩手放下來罷戴姍厲聲道不要這樣好好的舉着你兩手番哥笑道但是照我看來就是舉起兩手你也未必能真的吃住我哪照規矩講起來須得左臂高高舉起並在槍口的水平線上纔可以免去反抗的危險了戴姍聽了把脚步移動了一下

拿槍直對住他的胸口說道我的第二句話你還沒有回答你在我打字機上弄些什麼東西啊番哥笑道我拿你的小說略略改一下子呢戴姍驚訝道怎麼你改我的小說麼番哥道是的你對於打劫保險箱一椿事還得向我學習一下呢這話一說戴姍倒不覺呆了一呆便向打字機上望了幾望可是那枝槍仍緊對番哥的口胸動也沒動一動又說道咳你這個少年真膽大極了半夜裏跑到這裏偷了我的古鼎還要改我的小說麼番哥道這是應得改的這話不打緊可把戴姍羞得滿面通紅停了一會又進一步說道這枝槍是不認識人的今兒你可逃不了除非打電話把警察喚來了把你押去我纔肯放手

呢。如今你且舉起兩手轉身過去。番哥剛一轉身見有一架電話放在一張小桌上。同時戴姍又拿冰冷的一枝手槍對着他的頸子。一壁搜他的衣袋。搜了一陣又說道：如今你可轉過身來對着我兩手也不妨放下。你竟沒帶傢伙。未免太疎忽了。番哥苦着臉說道：我素來不帶手槍的。如今你總算把我伏住了。還是讓我走罷。我很不願人家當我是盜賊這種官司吃起來很不小呢。戴姍笑道：你未來這裏之前怎樣？沒有想到這一層。如今可來不及了。我現在要把你交送警察。你想看這不是替我的著作登一個絕好的廣告麼？番哥道：這倒是的。可苦了我了。戴姍道：這個我可不管。你想我這麼一個著名的偵探小

說家忽然把一個著名的強盜開拿大麥克擒住了。人家聽見不知要怎樣崇拜我。我的著作豈不要大銷特銷麼？番哥道：但是我可糟了。我在打字機上實是改你的著作。因為這裏頭錯得太多。須得改一下。子照你所說的這種法子决不能打開一個保險箱。呢。戴姍聽了。朝他細細相了幾相。說道：你的話或者。是不錯的。我看你的模樣也很像個上等人。不過兇惡一些罷了。大約能在獄中關上十年。定可改過自新。呢。番哥不理他。但溜眼四下張望。想覓個脫身之計。可是戴姍防備得很周密。倒沒有法子可想。此時又聽得戴姍吩咐道：你可走到電話邊打到中央一百零九號。番哥道：那是什麼地方？戴姍笑道：警察署。

哪番哥道那可不能這不是我自己打電話教他們來捉我自己麼戴姍道哈哈不能啊那我就要放槍了盜賊進得我的屋中我本來有權力可以打死他的番哥道但是我來保衛你的你難道不知道麼戴姍道這個我可不信你不用拿這種話來哄我了番哥這纔知道違拗他不得便也慢吞吞的走到電話機旁邊拿了話筒說道中央八百零九戴姍忙道話機旁邊拿了話筒裝做要再咳不是一百零九哪番哥便又執着聽筒裝做要再打的樣子一手却偷偷的伸進裏半臂中在一個皮袋內摸出了一枝手槍霍的放下聽筒迴轉身去拿手槍對着戴姍微笑道如今我也有了武器了你如果要放槍我也要奉陪一下子呢戴姍見了倒並不

驚懼似乎就要扳動槍機一會兒轉了一念又止住了番哥又拿槍緊緊的對着他道如今是一個專家同一個清客串閑的頑意了你瞧見麼我的槍恰恰對着你兩眼之間這個眼珠最最騙人不得的你如果有扳動槍機的意思眼中先要表示出來那我就首先要對不住你了戴姍姑娘你如果要做小說這種事情須得好好研究一下善於放槍的人他那枝槍總對着人的兩眼呢戴姍這纔有些懼怕起來尖聲喊道我可不管你怎樣要放槍了番哥笑道但是你決不會放的說着用腳把一隻櫈子勾了過去坐將下來但是這枝槍依舊對着戴姍眼睛也不霎一霎過了一陣前廊之上忽起了一陣極輕微的聲響

跟着又從一個窗中伸進一個頭來。那就是麥克剛。一舉眼但見兩枝槍耀在燈光之下。倒把他嚇得要死。不再看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忙退了出去。招同迭克。一溜煙跑了。番哥便對戴姍說道：我不是同你說過麼？我是來保護你的。這兩個人纔是賊子。要來偷你那兩個古鼎呢！戴姍道：你不用說了。這是你的同黨來探聽你消息的。番哥道：那麼他們怎麼逃了去呢？戴姍道：他們以為我要放槍哪！番哥道：這話有些不對。難道他們不瞧見我手中也拿着手槍麼？戴姍但把頭搖了幾搖。不說什麼。仍舊拿槍準準的對着番哥。側身走到小桌邊。左手拿起電話的聽筒。喚了一聲中央一百零九。匆匆的說道：我是茀娜。戴姍快

帶三四個人到這裏來。有一個賊在這裏已被我看守住了。此時番哥也從椅中立了起來。向門邊走去。戴姍忙把聽筒放下。趕了過去。攔住他道：不要動。再動我要放槍了！番哥道：但是我可要走了。我很不願見那警察呢！戴姍道：那可不能。番哥道：這倒要請你原諒。我還有個約在那裏呢！戴姍厲聲斥道：不要多講。快快走回來！番哥也就立住。不動。撐眼向四下裏瞧了一瞧。忽得了一個主意。便把槍放低些兒。向戴姍很客氣的行了一個禮。說道：你瞧我現在把擾勝的形勢也放棄了。聽憑你怎樣處置。你儘可一槍打死我。不過我是來保護你的。不是來偷你東西的。須得再聲明一下。戴姍道：那你在警察面前儘可聲明。

不必同我多說。番哥可又把槍靠在自己的胸口。略略移動一些地位。指兒貼着槍機。又說道。戴嫻姑娘。你所做小說理想固然很好。可惜與事實却有些兒不符。就是你的行事。也有這種毛病。就拿今天這件事講。你以為把我看守住了。哈哈。恐怕還沒有呢。說着兩個眼睛很露些。兇光又接着說道。真的。你還沒。有。把我。看。守住。呢。你果要開槍擊我。先必有一種信號。傳到腦海中。這個須經一秒鐘之時間。在一秒钟中。我儘可從容逃走。了。戴嫻道。那你可逃不了。你如敢動一動。我就開槍擊你。番哥不和他辯論。但把右手靠槍機慢慢收了。攏來戴嫻又說道。現在警察已到門前。我已聽得他們的足聲了。正在這個

當兒。番哥忽把槍機緊緊一扳。一道火光向門的嵌線。上飛了過去。一陣烟氣充滿室中。電燈也跟着熄了。戴嫓忙對着門接連放了六槍。同時聽得一張桌子翻倒在地。又有一個人說話的聲音。似乎就在他背後。那就是番哥。只聽得他說道。戴嫓姑娘我要去了。我們再會罷。我方纔對嵌線上面一個黑鈕兒放了一槍。居然中了。並且不出我所料。這是一個電燈的機關。呢。戴嫓聽了。把他那枝空槍擲在地上一句話也不說。番哥却又說道。戴嫓姑娘。我是素來很關心你的。但是現在不得不去了。我從這裏進來。仍打這裏出去。戴嫓恨恨的說道。我望警察捉住你番哥。一面把窗框扳了起來。爬身而出。又把手槍藏好了。

一壁笑着答道。那是不會的。他們打着燈火，剛剛在
路上走來呢。說着又低聲喚道。戴嫻姑娘。戴嫻道。
什麼事？番哥道。你那兩個古鼎我替你藏在痰瓶中，免
得危險。你自己去找出來罷。

偵探小說，輒偏重理想與事實，時有不符。此篇
蓋有慨於此，而輒有所諷耳。一般草偵探小說，
者其鑒諸。若識。

書種雜種



徐樹建國詮真

新鄉曲趣史

小說博覽會

妖精大翻法

棋祕訣

象棋祕訣

麻雀撲克祕訣

江湖祕訣

同人指南

新棋種

仙人祕方

五十種

一册册册册册册册册册

二二二二四四四五五四三

二角五
角分角角角角角角角角



一個夏天的晚上日間的炎威還沒有退盡仍舊熱的了不得聖愛穆俱樂部中有許多人聚在吸烟室的窗下談天雖然所說的都是些無謂的瑣話沒有多大趣味但是大家都不想睡內中有個喚福萊特海明森的年紀約有四十多歲最是喜歡同人家尋開心的忽地向大衆朗聲說道諸位我可同人打得賭地球上無論何人總有一種不可告人的秘密藏在他的心中的此言一發室中許多雙的眼睛都射在他身上有三四個人臉上露着很注意的神氣但是大家都不肯先開

(二)



自尋煩惱

趙若狂

口。海明森把兩脚伸了開來向大衆望了一下子。又接着說道諸位約翰黑斯汀的那件案子登在今天晚報上大概都已瞧見過了黑斯汀這個人我們都認識他不是身家很清白道德很高尚社會中一個很體面的人麼誰知青天中一個霹靂把他的假面具完全揭去纔知他這十年中都是用的假名他從前在俄堪拉穆地方爲了戀愛事情曾殺死過一個人咧羣中一個少年說道但是他不久定有宣言發表替自己辯護一下的海明森道這個自然不過我的論點並不在此我僅欲證明黑斯汀把這個秘密藏在心中已有十年了如果不遭這意外的打擊一輩子亦不會發露於外的我們亦一輩子當他是個

正人誰知道他倒是法律上一個謀殺犯並且社會中像這樣的案子亦很多時常在那裏發見呢這樣看來像黑斯汀這樣的人還有這種事情難道他人不會有麼一個會友道這不過幾樁例外的事情你決不能拿來做根據的海明森冷笑道例外啊你又怎樣知道他們是例外的老實說罷全世界上要把自己的秘密極力掩藏起來的正不知有多少人咧就拿我們來講又是怎麼樣的咧說着向大衆很和藹的笑了一笑又接着道現在這裏共有七個人照外表看起來都是很高尚很體面的人物但是照我外貌說的時候兩個閃電般的眼睛骨碌碌的向人

羣中望了幾望一壁又接着說道現在且讓我來查問一遍罷這倒亦是個消暑的好法子福萊瑞就先從你開始你在過去時候亦會犯過法麼福萊瑞是個矮胖子聽了氣沖沖的呼道這是什麼話海明森你太會尋開心了海明森笑道你氣性真大概暑氣把你腦子熱昏了笛禮門你怎麼樣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藏在靈魂中麼笛禮門沈着聲音答道那是沒有的海明森又道施班叟你的良心亦潔白麼施班叟道潔白之至有同白雪海明森又向一身材瘦瘦的問道福特瑞克你又怎麼樣說福特瑞克正把一張報紙當作扇子般的扇着一聞此言惱聲說道你太無理取鬧了如再要說下去我可要海明

森忙止着他道這倒不必的又問第五個人道泰森這是一樁很重要的事情你有什麼罪惡招認出來啊泰森把頭搖了幾搖毫不注意似的海明森又問末一人道汀格斯脫你呢汀格斯脫厲聲道海明森你簡直是頭蠢驢如果稍有點兒知識定不會問這種話的海明森笑了一笑宣言道現在我敢說得除了泰森外餘人都衛護自己得太過分點兒倒有點使我生疑咧所以如今我要說了泰森是個誠實君子餘人都有點兒靠不住所可惜的我查問的一句話已說在前面早給你們有了準備竟瞧不出你們的神色如何咧可是我對於方纔那番話始終沒有改變主意的福特瑞克凶狠狠的說道你能證明一

下。麼。海明森。向他。瞪。了一。眼。說道。這。是。很。難。證明的。不過。我。敢。說。得。如。果。突。地。走。向。一。人。之。前。對。他。說。你。的。秘。密。將。要。洩。露。了。十。人。有。九。定。要。大。驚。失。色。的。你。

如。不。信。可。到。街。上。試。上。一。試。我。願。以。百。金。爲。賭。呢。福。

特。瑞。克。道。好。的。你。去。試。上。一。試。罷。海明森。道。真。的。麼。福。特。瑞。克。道。這。個。賭。本。來。是。沒。有。道。理。的。不。過。天。氣。這。樣。酷。熱。我。們。借。此。作。爲。消。遣。就。同。你。賭。上。一。賭。罷。你。且。取。了。帽。子。走。到。街。上。遇。到。第。一。個。人。就。拿。這些。話。對。他。講。他。如。果。不。是。哈。哈。大。笑。當。你。是。個。瘋。子。這。個。東。道。算。我。輸。了。你。說。好。不。好。海。明。森。想。了一。想。把。嘴。脣。歪。了一。歪。似。乎。表。示。答。允。了。泰。森。道。這。倒。亦。是。個。很。有。味。的。打。賭。海。明。森。你。就。去。罷。回。來。拿。所。遭。見。

(二)

海明森。走出。聖。愛。穆。俱。樂。部。時。面。上。露。着。一。種。笑。容。似。乎。以。爲。自。己。的。見。解。很。不。錯。這。一。次。的。打。賭。定。操。勝。利。之。券。的。他。走。到。街。頭。停。車。處。立。了一。陣。知。道。他。那一。班。同。人。正。在。俱。樂。部。窗。中。望。着。他。咧。這。時。街。右。上。還。是。熱。騰。騰。的。所。以。行。人。很。少。待。了。一。會。纔。見。一。個。身。軀。肥。碩。的。人。從。橫。街。上。走。了。過。來。海。明。森。便。迎。上前。去。莊。聲。向。他。說。道。我。親。愛。的。先。生。你。的。說。到。

聽筒向他笑了一笑似乎說自己是個聾子海明森倒不覺呆了起來想從這個聽筒中傳話過去那是一定要失去效用的亦就咕噥着謝了一聲向前行去暗想這個算不得數一班同人知道了這個原因定能原諒的一會兒又有一個中等身材的人走了過來了海明森便走到那人的前面擋着說道吾友你那秘密犯下的罪惡現已敗露了他說完之後靜靜的向那人臉上看着以爲定要露出大驚失色的神氣誰知那人竟安靜如常操着不純粹的英語說道我是不懂得英國話的自管揚長去了海明森眼瞪瞪的望着那人的背影又把肩兒聳了幾聳重向前面行去暗想這兩個試驗都是算不得數的末一個

會中人諒來不會瞧見我將來亦就不說罷正在這個當兒又見一個中年人狀態甚爲馴和從一家酒館中走了出來海明森便又迎上前去很不客氣的說道漢子你且聽着難道你自己不知道犯的罪良心上一點沒有覺悟還很安閒的敢在街上走麼那人聽了把手中一根牙籤霍地擲去了很驚訝的向他望了一眼說道先生你說的什麼話我：我：海明森看見這種神氣心中快活得很不覺撲撲的跳了幾跳但面上仍舊裝出很莊嚴的模樣又向那人細細相了幾相只見一種畏罪的形狀很明白的露在他的臉上衣服十分襏襏面部亦沒有修剃過照狀看來他從前大概曾在人家做過侍僕的如今已

失業了海明森便又跟在他的後面說道我這幾句話不是很把你震動一下子麼那人竭力掩飾他的窘態矯作笑容道先生那倒有點的海明森又接着說道你以為所犯的罪惡已沒有人知道了麼誰知到底又被人捉住了如今你又在那裏想幹什麼事情那人歪着嘴很勉強的笑了。一笑說道先生你不會認錯人麼海明森重聲說道那是不會的你近來幹些什麼事情不是想找个侍僕的職使來做做麼這句話在先不過是一種猜測罷了但是。一說過後知道這一猜倒很對的這一來更使那人相信確是認識他的了不覺顫聲問道你是偵探麼海明森承認是自一句話剛要說出口忽又縮了回來想這

個人很精細的我如果承認了他要瞧我徽章起來那倒不好便含糊着答道這個你且別管一壁又在那裏打算這個人畏罪的形狀果然實現在外了但是第二步該取何種行動還是讓他去呢還是當他一個嫌疑犯交於警察之手呢這時那人忽四下望了幾望說道先生此間不便細談我的寓所離此不遠你同我一塊兒去好麼海明森略略想了一想道好的漢子不過我對你說你千萬別使弄詭計那是不中用的徒然把事弄得更糟呢打那裏走啊此時恰有一輛電車行來那人便招呼海明森一同跳了上去一會兒到了一條街的角子上那人又拉著海明森跳了下去這條街燈光很暗兩面都是些低房

小屋照道理講起來海明森不該冒着險跟着那人走到這裏來的不過他看那人生得倒很馴善不防他有什麼歹意的所以亦就大着膽來了此時已走到了一所兩層樓的屋子前那人便立住了脚取出鑰匙把門開了讓了海明森進去走入樓上一間室中那裏的空氣十分不潔又夾雜些兒煤氣海明森幾乎有些受不住要想退了出來但又極力的抑制住了舉目一望見室中陳設無多却清潔異常再要細看忽聞括的一響那人已把門上了鎖把鑰匙放在袋中了海明森倒不覺驚疑起來忙飛速的向那人瞧了一眼只見那人的熊度已變了好多口角間擁着一種詭笑但是音吐還沒有變仍很柔和的說

道先生請坐啊海明森聽了很很的望了他幾眼心中很有點不自在可是不願給那人瞧破亦就裝作很安閒的神氣笑着說道漢子我已把你的名兒忘記了但是一刻兒就會想起來的讓我思想來說的時候托着頸子假作思索的神氣那人道先生我喫哈克海明森道不錯你是哈克哈克你現在把這門開了好麼哈克不答又向一間小室中走了去一刻兒工夫又走出來衣袋中忽然鼓鼓的高出了許多海明森又說道哈克我教把你門開了呢哈克道先生我聽見了便坐了下來兩手緊緊地又着海明森偷眼向後面那扇窗望望想開窗呼救倒亦不難但恐呼救不成倒先遭了毒手那倒不是頑的因為哈克

袋中那鼓鼓的早已料定他是枝手槍咧便又指着門說道哈克現在我且寬假你六十秒鐘你把門替我打了開來否則我定要拿你交給警察呢哈克笑道先生那是我猜你決不會的海明森倒詫異起來道怎麼我不會啊哈克兩個小圓眼珠骨碌碌的轉了幾轉說道你如果開了此窗高聲喊叫起來那警察定能聽見你的你儘管如此做去我決不來阻止你呢說着又微微的笑了一笑海明森倒有點不解起來向前走近了一步兩眼瞪着問道你這

管開窗喊叫就是了那是沒有什麼要緊的海明森聽了這兩句話又呆呆的向他望了幾望便向窗前行去不數步忽地想起了一件什麼事情似的又立住了臉上亦露着一種驚恐之色那時哈克嘲笑之聲又一陣陣傳入耳鼓不覺慢慢的迴身過來恰與哈克的目光相遇了便問道你是知道的麼哈克不說什麼只是坐着微笑於是兩人的目光又接觸了。一回海明森臉上佈滿了驚恐和畏罪之色。

句話是什麼意思啊哈克道我的意思亦很簡單如果我是沒有弄錯的那麼不但你想喚警察來我比你更來得着急要喚警察到來如果我弄錯了你儘

這樣的又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海明森纔略略安靜了些又顫聲問道你是知道的麼哈克兩個眼睛中露出一種異光說道我現在知道了對你說罷當你

在街中擋著我的時候我不過略起了一點疑心。直到如今纔能決定因為你可以有呼警求助的機會。你竟肯放棄這不是很顯明的麼。海明森聽了這幾句話倒弄得糊裏糊塗了。早已把他的來意忘記了。停了好一會纔把肩兒聳了幾聳說道這是你在那裏胡說你決不會知道的。哈克道你說我不知道那麼你方纔爲何不敢喚警察呢。現在可來不及了。海明森正在沉思末一句倒沒有聽得又喃喃的說道我倒不懂你怎麼會知道的無論如何你總沒有證據呢。哈克道這句話倒是的所以我自己來處分這件案子呢。海明森似沒有聽得他的說話一般。又接着說道再進一步說這件事情已成過去的陳。

蹟了如今我很安分守己的度日而且爲這事受害的只有我一人並不累及他人。人家說人人有犯罪的可能我大概就爲這種可能性所害咧。哈克喃喃的說道人人有犯罪的可能這句話倒不錯的。海明森又說道人的犯罪都爲這個可能性所衝動而釀成的。如果試誘力強於抗拒力那個人就失足了。如果抗拒力強於試誘力那個人就保全了。這是和數學一樣很可以算得出的。但是一個人失足了一次不是就此一輩子都做不好事情的。很有幾個從此改過自新勉力向善的呢。說到這裏略略停了一停以待哈克發表什麼意見似的。及見他一聲兒都不響。又接說道我亦曾失足過一次但是只有一次呢。那

時距今已有好多年了。我正在一家公司中當了一個書記。我很喜歡買跑馬票，屢買屢輸，竟積下了一個大虧空。沒法想的時候，不由自主的偷用公司中的款項起來了。等得自己覺得事情已經做了，後來一想，此事不妙。如果被人查出，是要名譽掃地的。便出重利借了一筆款子來，把他彌補好了。總算沒有一人知道。這已是過去的事蹟呢。哈克很狡猾的向他望了一眼，道：「只有這椿事情麼？那方纔你爲什麼怕喚警察到來呢？」海明森道：「這因我現在的地位已很高了，頗不願人家知道這些事。如果傳揚開去，恐於我的事業大大不利呢！」哈克聽了，又呆呆的向他望着。海明森倒弄得莫名其妙，但他不懷好意。

意不覺又有點驚恐起來，便問道：「哈克，但我很不明白，你怎麽知道我這些事啊？」哈克并不答話。海明森取出一塊手帕，把額上的冷汗拭了一下，又問道：「哈克，你爲何這樣的望着我？」哈克道：「我因爲你善於說謊，所以在這裏想呢。」海明森驚詫道：「哈克，你說我善於什麼？」哈克一壁自袋中取出了一管小手槍，放在膝上，一壁靜靜兒的說道：「你不要着慌，且聽我說。」他靜坐着，讓我講一椿事兒給你聽。你說生平只失足過一次，這是一句謊話呢。」海明森道：「這句話我倒有點不懂了。」哈克道：「但是此話很確，你方纔所講的那椿事情呢？」海明森驚道：「另外一椿事情啊？」哈克把頭。

點點道是的你不必假裝忘記了這是不中用的海明森道那是你一定弄錯了哈克道難道你方纔擋着我說我怎樣怎樣亦是弄錯的麼海明森道這個自然哈克很鎮靜的說道這是不會錯的讓我把你第二椿失足的事情講上一講罷大概十有八九你早已知道了有一時候我同我妻都在一威司馬氏家中帮傭我做侍僕我妻當管家婦這家人家尚不壞但對於工錢上很吝嗇不肯多給我們心中不免常常有些不平有一天他們全家都往福祿李納去了只留我二人看守門戶威司馬夫人有許多首飾留在保險箱中沒有帶去我是知道的因為我妻很得他們的信用諸事都不瞞他咧我一時不覺起了

歹心想這口保險箱并不十分堅固很容易打開來的我去打了開來取些鑽石珠寶出來只推說是被盜就是了等到過了多時我們借個事故離開那裏拿這些東西變賣變賣不是很可逍遙一世麼主意想定亦不告訴我妻到了晚上就偷偷跑到主人的臥室中比向保險箱上一瞧倒不覺吃驚起來原來已有人在我之前來過了因為上面留下許多撬挖的痕跡呢大概那賊還沒有得手忽聽得我的聲音嚇得逃走了我亦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去撬那保險箱誰知還沒有撬開忽聽得了一種聲響似從床前一個屏風後面發出來的我忙走去一看一個賊忽然跳了出來向海明森忙問道你瞧見他麼他是

怎麼樣的一個人啊。哈克道那我不能告訴你。那時我還沒有瞧清他的面目。他就向我放槍彈子。從我臉上擦過。雖沒受傷。但已驚得暈過去了。待我醒來。大約已過了一個鐘頭了。我妻死在地下。保養箱已打開。所有鑽寶已囊括空了。海明森道你的妻子怎樣會死啊。哈克道照我想來大概聽得了聲響走來。瞧看那賊人便把他打死了。他的額上開了一個大穴。呢說到這裏聲音不覺哽塞起來。似乎氣都塞住了一停了一會又說道這件事倒很易安排。我主人一家回來之後只說家中被了盜。我妻子被賊人打死了。倒沒有人疑心我亦有什麼行動呢。海明森聽完這番話似乎很可憐他的問道這種鑽寶那麼你始

終沒有碰一碰麼。這倒奇怪了。方纔我在街上擋着。你你爲何又驚得那般模樣呢。哈克道你當時突然這麼一來不由得我吃一驚便想到威司馬家中那件事情。這事雖未弄成。然已走近犯罪的一步呢。海明森道那麼打死你妻子那個兇手後來亦捉到麼。哈克道這倒沒有。因爲偵探既得不到一點線索。我亦講不出他的狀貌。但是我會發過誓。一旦如果捉住了他。定欲雙手活活的把他叉死。我各處的找他已有好多年了。說着兩手叉開着作勢似乎正把一個人的喉嚨在那裏叉着。海明森見了倒有點毛骨聳然。又問道你會說那賊人的面目。你並沒有瞧清楚。你又怎能找着他呢。哈克道我如今可已找着。

了。就是今晚找着的這個賊人。就是你我要動手了。

(四)

海明森想起哈克將手作勢那番情形不覺直跳起來。你發了瘋麼哈克含笑從椅中立了起來走到窗前將背抵住說道你說我瘋麼難道你不承認就是那晚屏風背後那個賊人麼海明森道那是決不能承認的哈克笑道你不承認就是了但是我知到的就是那人你今晚在街上遇見我定亦是認得我的如不認得決不會說這種話總之現在世上知道我要盜取保險箱中東西的只有屏風後面那個人而那人就是殺死我妻的兇手你還有什麼抵賴呢現在你的死期已到了快快的向天祈禱罷海明森

亦知道他現在的處境很危險了但仍靜靜的說道但是你且想一想我並沒有說過保險箱這些話呢哈克道這些話固然沒有可是良心啊犯罪啊這種話總說過的我一生可以說得近於犯罪的只有這件事情咧海明森道但你還得想一下子我如果真爲殺了你妻子今晚還敢自投羅網麼哈克道你這些話白說的越說越使我疑心了說着又走近了一步拿槍直對着他海明森鼓起勇氣說道你且稍待我在街上並不認識你不過作一種試驗罷了你瞧：哈克忙止住了他縱聲狂笑道試驗啊你以為我不能相信麼海明森忙又道哈克你真是弄錯了你如果不信有我許多朋友可以作證你讓我和他們通一

呼道呀秦森你來了麼

(五)

個信罷哈克大笑道你想要借此逃走麼那是萬萬做不到的說着跳了過來海明森忙避向一旁但是外衣的後緣已被哈克捉住了哈克長而又尖的手指亦直向他的喉際又了過來哎喲真是危險萬分了正在這間不容髮的當兒門上忽鑿鑿的敲了起來哈克不由得罵了一聲朝那裏看了一看海明森乘此奮力爭脫了他的手跳了開去了此時門上又鑿鑿的敲了起來似用什麼重物在那裏撞着哈克但呆呆的立着握着手槍預備開放一會兒轟然一聲門竟撞倒了哈克的槍彈亦嗤然的飛了出去但是打偏了一個人早已跳到他的旁邊奪去他的手槍把他拉了到屋隅去說話海明森此時不覺歡聲

二人走到街上秦森說道我本可早點進去救你但是貪聽你們的說話竟不忍中間截斷呢對你說罷你出來的時候我就尾在你的後面預備你惹出事來我可以助你一臂因為你曾稱我是個誠實君子私衷十分感激呢海明森道你感激我麼現在這件事情我纔感謝你不盡咧不有你來我早被那瘋子殺死了後來你用什麼法子勸住了他我見你會把一樁事情講給他聽罷了數年前我在自己的醫院中得到了一個汽車跌傷的人後來竟不治而死了

他在譁語中會說什麼保險箱啊屏風啊婦人啊額上的穴口啊倒與哈克說的那件事情很有些合的大概這是他的。一種天良發現啊我所以把來對哈克說了海明森不覺呼道定是此人定是此人泰森又說道可惜他死得快了竟沒有立下什麼供狀他這個人從外表看起來亦不像是犯過什麼罪的這倒又足替你那種學說多下一個證據呢海明森你今晚總算不虛此行啊海明森默然不答忽向泰森看了一眼問道泰森你方纔立在門外到底聽了多少說話去啊泰森笑道差不多都聽完全的可是不久就要忘懷咧



A541 212 0018 4195B

■ 情話

一册 四角

胡寄塵著 詮述
情字如水銀瀉
地無孔不入

■ 婦女之魔力 一册 五角

■ 醋之研究 一册 四角

二書一述婦人對於男子之魔力一研究

醋之真相一一附事實爲根據

■ 情奴遺愛錄 一册 三角

一册 三角

■ 坤伶豔史 一册 五角

一册 三角

■ 情場趣史

二書爲小說家朱鶯雛所著俱朱先生當年影事以本人記本事價值更可想而知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發行

趙茗狂說集（全二冊）

（定價大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撰述者 趙 茗 狂

發行者 大 東 書 局

印刷所 大 上 海 马 路 中 市 局

總發行所 大 上 海 马 路 中 市 局

此書著權在印本公司



分發行所

梧長北漢廣州
州沙草天日後城
塘南鼓門
基梅竹馬路
街街北

大 東 書 局

上東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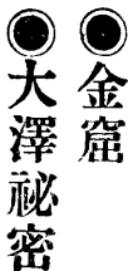
◎書叢小探偵 ◎

• 東方福爾摩斯探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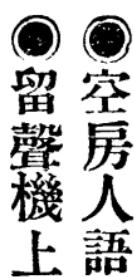
二一 二一 二一
角冊 角冊 角冊

• 南森李探案
• 白來克探案



三一 四二
角冊 角冊

侦探小說。門心鉤角之處。往往匪夷所思。出人意外。而接其實。則仍在情理之中。本局所編偵探小叢書。或撰或譯。均係名家新作。文字雅雋。情節離奇。得未曾有。



四二 四二
角冊 角冊



二一 三一 三一
角冊 角冊 角冊

• 蜀下脫探案



二一 二一 二一
角冊 角冊 角冊



三一 四二
角冊 角冊



1602705